

從山地到山腳： 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社會網絡與集體遷村*

葉高華**

摘 要

本文全面整理 1931 年以來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集體遷村史，並探討遷村地點的配置是否符合部落原有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霧社事件後，將山地原住民遷下山成為政府的基本方針。首當其衝者，是日本人視為最難管理的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進入 1940 年代，日本統治者將矛頭轉向排灣族與魯凱族，推出大規模的集團移住計畫。這些計畫完全不尊重部落原有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包含大量跨領域的遠距離移住，甚至將許多敵對部落結合起來。隨著日本戰敗，這些計畫並未完成。國民黨政府雖然延續將山地原住民遷下山的政策，但並非執行日本統治者未完成的計畫。戰後的遷村顯得較尊重原住民的意願，大部分案例符合部落原有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2009 年的莫拉克颱風再度迫使仍留在山上的原住民遷徙下山。然而，以家戶為單位的永久屋分配機制造成部落的裂解與離散。如今，大多數排灣族與魯凱族人已離開山地，沿著中央山脈兩側山腳地帶分布。

關鍵詞：族群史、歷史社會學、社會網絡分析、歷史 GIS

* 本研究由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103-2410-H-110-057）資助。本文初稿曾於 2015 年 11 月 21 日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第四屆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發表，感謝詹素娟的邀稿與建言。此外，李重志與匿名審查人對本文初稿多所建言，筆者由衷感謝。唯本文未竟之處，皆為筆者之責。

**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來稿日期：2016 年 7 月 15 日；通過刊登：2017 年 2 月 6 日。

- 一、緒論
 - 二、1931年的狀況
 - 三、1931-1938年：暴風雨前的寧靜
 - 四、半途而廢的東部開發計畫
 - 五、1939-1943年：愈演愈烈
 - 六、1944年：終極計畫
 - 七、戰後：蕭規曹隨？
 - 八、莫拉克之後：天災？人禍？
 - 九、結論
-

一、緒論

五十多年前，國民政府曾把我們遷下來，說要開採相思樹，還有要改善我們對外交通什麼的。後來有人發現，那波在風災後發生危險的部落，都是政府遷村後的地點，原鄉反而沒受到什麼影響。後來我 vuvu（奶奶）用母語跟我說——我印象一直很深刻——ajlja pana, sengelit ta nimadju djalan a sicuwayan（那條河，會想念他原本的路）。我才恍然大悟，我們遷來的地方原本是一條河……¹

來義部落青年 Giyav Salingaulj 沒有遺忘其部落因官方政策而遷村的歷史。他的奶奶告訴他，遷村地點原本是河流的路，才會遭到大水吞噬。2009年莫拉克颱風重創許多排灣族與魯凱族部落。災後，包括 Giyav Salingaulj 在內的許多人開始流傳一種說法：「過往被政府遷村過的部落，災情遠比舊部落嚴重」。² 環境運動

¹ 陳亭瑄，〈在「行動」與「認同」之間：專訪 Giyav Salingaulj（魏奕杰）〉（2013年12月10日），《臺大意識報》066刊，下載日期：2015年11月5日，網址：<http://cpaper-blog.blogspot.tw/2013/12/giyav-salingaulj.html>。

² 陳永龍，〈重建應尊重部落主體精神〉，《蘋果日報》，2009年8月21日，A28版。

者周克任的措辭更為強烈：「為何所有舊部落經歷莫拉克風災，竟然地基毫髮無損？……反觀各個新部落，在莫拉克後竟一一成為災區！」³ 這說法具有普遍性嗎？還是只適用於個案？在全面釐清各部落的遷村史之前，我們很難判斷。如今，大多數排灣族與魯凱族部落已遷離山地，沿著中央山脈兩側山腳排列。這些部落是什麼時候從哪裡遷下山？

時間回到 1931 年。受到霧社事件的刺激，臺灣總督於這一年發布「理蕃政策大綱」，將集團移住（集體遷村）列為施政重點。⁴ 從此，大量山地原住民被迫離開傳統領域，遷移至山腳地帶。首當其衝者，是日本人視為最難管理的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含賽德克族、太魯閣族）。根據陳正祥與孫得雄的計算，1930 年代集團移住的人口當中，布農族占 51%；泛泰雅族群占 39%。⁵ 到了 1940 年代，隨著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集團移住大致安排就緒，統治者將目標轉向中央山脈南段的排灣族與魯凱族。不久，日本戰敗而撤離臺灣，未能完成這兩族的集團移住計畫。但是改朝換代後，國民黨政府仍然延續將山地原住民遷徙下山的政策。因此，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遷村大多是在戰後完成的。

當排灣族與魯凱族開始大規模遷村時，相關史料因戰爭而殘缺不全。到了戰後，政府又疏於記錄遷村情形。因此，年代較晚近的排灣族與魯凱族遷村史反而曖昧不明。⁶ 本文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要全面整理 1931 年以來排灣族與魯凱族的各部落，是在什麼時間、從哪裡遷移到哪裡。本文聚焦於政府介入下的集體遷村，無法窮舉所有個別家戶的遷移事件。以 1931 年作為敘事起點，是因為從此以後政府介入遷村的強度遠超過以往。另一方面，1931 年之前的部落遷移在《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與《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當中已有全面性的整理。⁷

³ 周克任，〈重建的部落密碼：藏諸大武山林的古老地理資訊系統〉（2013 年 6 月 14 日），「共築方舟：氣候變遷調適入口網」，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6 日，網址：<http://www.tcap.ndc.gov.tw/climate-change-aspects/cca-taiwan-case/item/478-2013-10-15-03-57-21.html>。

⁴ 臺灣總督府編，《理蕃政策大綱》（臺北：該府，1931），頁 2。

⁵ 陳正祥、孫得雄，〈臺灣人口之分佈及其變遷〉，收於陳正祥、孫得雄、蔡曉暉，《臺灣的人口》（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7），頁 190。

⁶ 即使是官方出版的《臺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重修屏東縣志：原住民族》、《臺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對於遷村的時間與空間分布都含糊其詞。參見童春發，《臺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台邦·撒沙勒，《重修屏東縣志：原住民族》（屏東：屏東縣政府，2014）；傅君纂修，《臺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

⁷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35）；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迷信》（臺北：該課，1938）。

遷村不只是改變部落的地理位置，往往也牽動部落內或部落間的社會關係。筆者針對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研究揭露，日本統治者藉由集團移住將許多部落分割、許多親密往來的部落分離，還將許多沒有交情的部落併在一起。⁸ 排灣族與魯凱族是否也有類似遭遇呢？關於這個問題，葉神保有相當出色的報導。他的部落屬於大龜文（內文）社群，在日本統治之下被迫從現在的屏東縣獅子鄉遷移到臺東縣達仁鄉。他的生活經驗使他感到奇怪：

為何附近的村落沒有親戚，各種祭典如五年祭也沒有我們的份，而且說話的腔調不同……這「非我族類」的陰影，不僅是我個人感觸，可能持續地發生在很多內文社群後裔的心頭裡。⁹

這些從中央山脈西側移到東側的人們，不僅與周遭人群格格不入，也因地理阻隔與原居地的親戚疏離。¹⁰ 另一方面，葉神保指出：

這一期的遷徙帶給排灣人最大的困擾，就是把淵源不同的傳統部落雜居在一起，致使新興社區各自擁護自己的頭目而角力，影響社區和諧發展。¹¹

相較於鉅觀研究關注國家如何統治原住民，¹² 以及微觀研究關注某（些）部落的遷村記憶與社會生活轉變，¹³ 本文介於兩個層次之間。筆者無法鉅細靡遺提供每個部落的遷村故事，而是指出每個部落在地理空間與社會網絡結構中的位置，並探討國家力量如何透過集體遷村操控其位置。換言之，筆者試圖搭起鉅觀

⁸ 葉高華，〈分而治之：1931-1945年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社會網絡與集團移住〉，《臺灣史研究》（臺北）23:4（2016年12月），頁123-172。

⁹ 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olj（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2），頁2。

¹⁰ 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olj（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頁8。

¹¹ 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olj（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頁41。

¹² 近藤正己，〈總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胡曉俠，〈日據時期理蕃事業下的原住民集團移住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¹³ 例如：石磊計畫主持，〈遷徙與適應：三和、平和與排灣三村居民遷村後調適問題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8）；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olj（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張金生，〈新化：一個排灣族部落的歷史〉（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台邦·撒沙勒，〈魯凱族好茶部落歷史研究〉（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臺北：國史館；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6）。

研究與微觀研究的橋樑，使各個部落的遷村故事能結構性地連結起來。這是本文的第二個目的。由於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集體遷村跨越不同時代，本文也將比較不同時代的差異。特別是，戰後的集體遷村是延續日本時代的模式？還是改弦易轍？

本文整合的資訊包括 1931 年各部落的系統所屬、地理位置與社會關係，以及何時遷往何地。系統所屬主要依據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合著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遷村前的地理位置主要依據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製作的「五萬分一地形圖」。其中，研究區域的部分範圍為 1927-1928 年實地測量；部分範圍為 1944 年根據「蕃地地形圖」與航空照片編纂。¹⁴ 社會關係方面，《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詳細記載 1931 年每個部落分別與哪些部落具有親密關係、支配關係或敵對關係。筆者將這些文字描述轉換成社會網絡圖，以節點代表部落，節點之間的連線代表親密、支配或敵對關係。如此，我們便能透過視覺觀察社會網絡的結構。¹⁵

遷村史料方面，1941 年版《高砂族授產年報》列出當時已完成與正在進行的集團移住案例。¹⁶ 之後，臺灣總督府陷入戰爭泥沼，無力再出版相關文獻。幸好，目前尚存兩份未出版的集團移住計畫書手稿，補充了戰爭時期的集團移住資訊。其中一份是「促進國策事業並有助於東部開發之蕃社移住集團計畫」的手稿，擬於 1940-1941 年將屏東地區的若干部落遷移到臺東。¹⁷ 更重要的一份名為〈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不僅完整列出截至 1943 年屏東、潮州、恆春三郡（今屏東縣範圍）的集團移住情形，更詳細說明 1944-1948 年的移住藍圖。¹⁸ 1966 年，衛惠林與王人英出版《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聚落移動調查報告》，為後人留下戰後初期的原住民遷村紀錄。¹⁹ 這份史料在大龜文社群與臺東縣部分

¹⁴ 關於這套地形圖的介紹，參見黃清琦，〈日治後期臺灣《五萬分一地形圖》導讀〉，收於郭俊麟主編，《臺灣舊版地形圖選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3），頁 51-68。

¹⁵ 方法詳見葉高華，〈分而治之：1931-1945 年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社會網絡與集團移住〉，頁 127-128。

¹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臺北：該局，1942），頁 10-27。

¹⁷ 〈國策的事業促進並東部開發二資スル蕃社移住集團計劃說明〉（未刊稿，新北：國立臺灣圖書館藏），索書號：0751 146，與另一份〈昭和十二年十月調製既住ノ蕃社集團移住狀況調〉（未刊稿）一起合訂。

¹⁸ 〈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日據政府高砂族集團實施移住卷宗》（未刊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特藏室藏），索書號：T 536.29 2037。

¹⁹ 衛惠林、王人英，《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聚落移動調查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1966），頁 100-102。

仍有疏漏，筆者分別透過葉神保、趙川明與傅君的調查補足資訊。²⁰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今太麻里鄉與大武鄉自 1920 年起就編入平地，不在集團移住政策的範圍內。但是對照新舊地形圖，可發現當地許多部落曾就近移動位置。此外，今滿州鄉的排灣族被日本人歸為熟蕃／平埔族，不在「理蕃行政」的管轄內，²¹ 也就不會出現在「理蕃機構」編纂的官方史料中。職是之故，本研究的處理範圍也不包含滿州鄉的排灣族。

在日文史料中，原住民部落名稱大多以片假名書寫，但讀音往往偏離原住民族語的發音。筆者儘可能將這些片假名改寫為原住民族語的羅馬拼音。其中，西部排灣族採用華阿財（來自屏東縣高士部落）為《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復原的拼音。²² 唯為書寫方便，本文將喉塞音「ʔ」改寫為「'」。該報告書未包含東部，這部分採用葉神保（來自臺東縣安朔部落）為《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復原的拼音。²³ 由於原住民族語地名並未標準化，這些羅馬拼音只是推擬歷史上曾出現過的聲音。現代發音可能已經改變，而各地方言的發音也有所差異。請讀者謹記這點限制。另一方面，魯凱族部落名稱採用台邦·撒沙勒（來自魯凱族好茶部落）的寫法。²⁴ 最後，我將各部落在日文史料中的名稱、羅馬拼音、今日名稱、系統所屬、集團移住情形，統整於附表中。

二、1931 年的狀況

根據上一節說明的史料，圖一繪出 1931 年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部落分布，並按照系統或地區標以不同顏色。魯凱族的茂林、多納、萬山（下三社群）因位置偏離其他部落，超出地圖範圍。圖二顯示各部落之間的親密關係或支配關係，構

²⁰ 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olj（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趙川明，〈臺東原住民部落遷移初探：1896-1960〉，收於鄧憲卿主編，《臺灣族群變遷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37-51；傅君纂修，《臺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

²¹ 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臺灣史研究》（臺北）19: 2（2012 年 6 月），頁 99-150。

²²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蔣斌主編，《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一冊）》（臺北：該所，2003）。

²³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臺北：該所，2011）。

²⁴ 台邦·撒沙勒，《魯凱族好茶部落歷史研究》，頁 11-12、67-72。

成一般意義下的社會網絡圖。²⁵ 另一方面，排灣族與魯凱族部落間的敵對關係密集到可以交織成網。圖三描繪此種特殊的負面社會網絡。由於並非每個部落都有仇敵，圖三繪出的部落數量少於圖二。

排灣族分為 Raval 與 Butsul 兩個系統。前者分布於排灣族領域的最北端，只有 Paridrayan (大社²⁶)、Tjevasavasai/Sivaratj (青山²⁷)、Ljinglipan (安坡²⁸)、Sagaran (口社) 等部落而已。不過，Raval 系統與魯凱族的界線很模糊。移川等人認為 Tjesepaiwan (上排灣)、Tjukuvulj (德文)、Kinidjaluan 等部落同時擁有 Raval 系統與魯凱族的成分。²⁹ 戰後，排灣族與魯凱族分家。從人口普查的結果來看，這三個部落的人口大多歸入排灣族，³⁰ 因此也可視為 Raval 系統部落。

除了上述部落，其他排灣族部落全屬於 Butsul 系統。由於分布甚廣，該系統可根據區域分為北排灣、中排灣、南排灣、東排灣。其中，南排灣可再細分為大龜文、Sabdek、Parilarilao 三群。

在社會網絡結構中，Raval 系統與 Butsul 系統頗為隔閡 (圖二)。Paridrayan (大社) 可說是 Raval 系統的樞紐，唯其與 Tjevasavasai/Sivaratj (青山) 的關係並不融洽 (圖三)。此外，Tjukuvulj (德文) 與 Sagaran (口社) 也是水火不容，其影響在後文還會提到。

北排灣的社會網絡相當鬆散 (圖二)，許多部落之間甚至是敵對的 (圖三)。尤其，Valjelu (馬兒) 與周遭的 Masilidj (北葉)、Sanzangale、Su-Paiwan (筏灣/排灣)、Padain (高燕)、Calisi (射鹿)、Piyuma (平和) 為敵；Piyuma 則與 Valjelu、Makazayazaya (瑪家)、Padain、Calisi 為敵。

²⁵ 支配關係具有方向性。但為了簡化圖形，圖二省略支配關係的箭頭。

²⁶ 大社人也自稱 Tavarán (達瓦蘭)。達瓦蘭其實是大社的發源地，位於 1931 年大社位置的北方。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迷信》，頁 215。

²⁷ 這兩個部落於 1932 年合併為「サモハイ」(samohai)。戰後，「サモハイ」音譯為「沙漠」。也許是意象不佳，後更名為意象相反的「青山」。

²⁸ 漢人稱此部落為「紅目仔社」。日本人根據閩南語發音轉譯為「アンバカ」(anbaka)。戰後，「アンバカ」又音譯為「安坡」。

²⁹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251-252。

³⁰ 戰後，這三個部落合併為「德文村」。2000 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德文村有排灣族 421 人、魯凱族 85 人。資料由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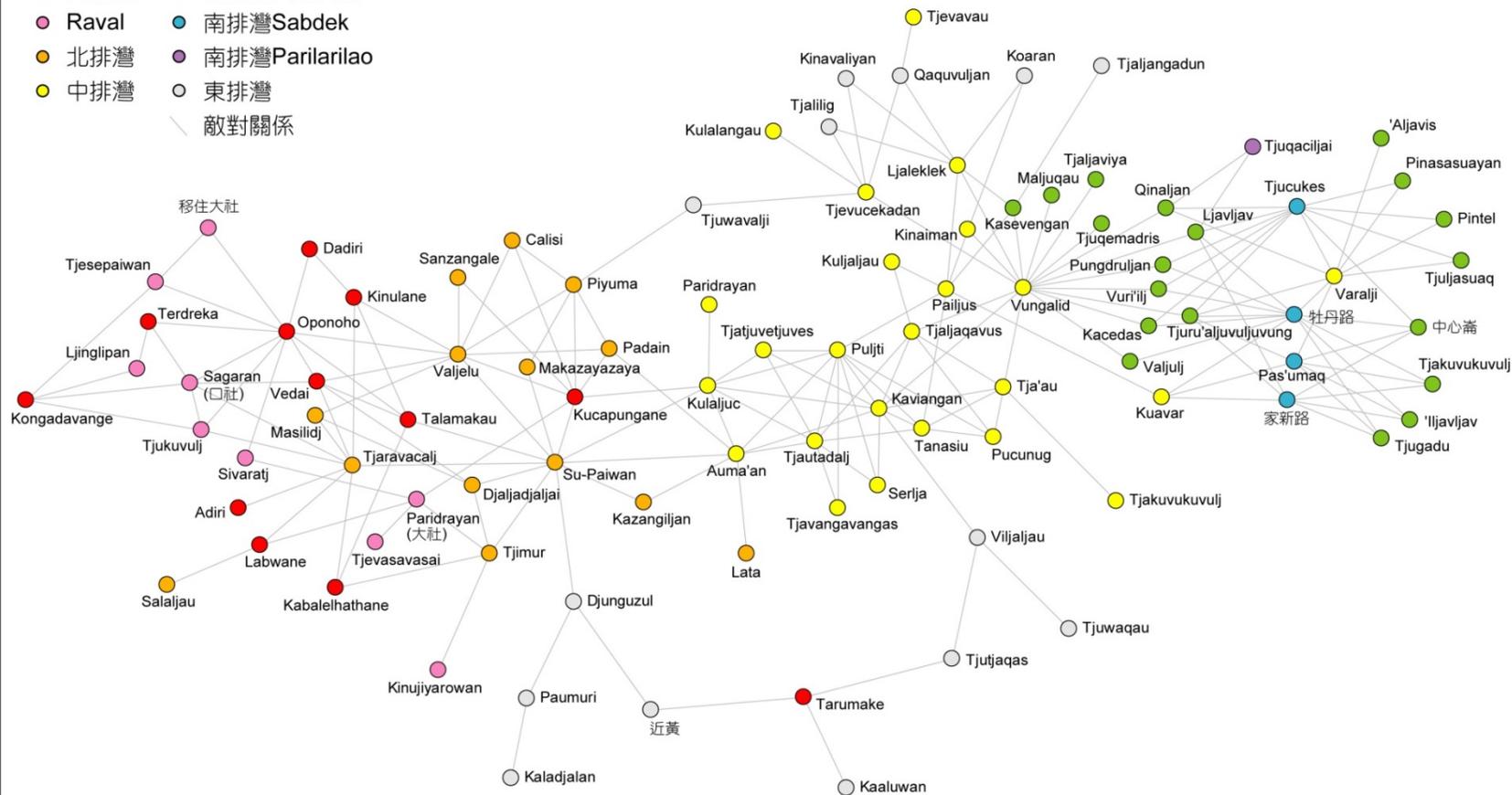


圖一 1931年排灣族與魯凱族部落

資料來源：綜合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五萬分一地形圖」（東京：部分範圍為1929年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發行，部分範圍為1944年參謀本部製版、1945年臺灣軍司令部複製）；《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繪製。（以下來源皆省略編著者，首次出現除外）

1931年排灣族/魯凱族部落的敵對網絡

- 魯凱族
- 南排灣大龜文群
- Raval
- 南排灣Sabdek
- 北排灣
- 南排灣Parilarilao
- 中排灣
- 東排灣
- 敵對關係



圖三 1931年排灣族／魯凱族部落的敵對網絡

資料來源：綜合《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迷信》、《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繪製。

中排灣的社會網絡四分五裂（圖二），甚至處於爭端的核心（圖三）。由此可見，中排灣純粹是地理區劃，不具有社群的意義。北側的 Kulaljuc（泰武）、Tjakuvukuvulj、Auma'an/Tjavangavangas/Paridrayan/Tjatjuvetjuves（萬安）、Serlja（安平）、Masisi（瑪仕）可視為一次團體（圖二）。南側的 Tjevucekadan（七佳）、Ljaleklek（力里）不如說是在南排灣大龜文群的勢力範圍內。介於兩者之間的 Tjaljaqavus（內社／來義³¹）、Tjinungasan、Tanasiu（丹林）自成一孤立的小圈子，Pucunug（文樂）、Vungalid（望嘉）、Pailjus（下白鷺）是另一孤立的小圈子，且兩個小圈子都跟周遭的部落為敵（圖三）。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個部落的所在地正是傳說中 Chimo 族的核心區域。³² 另一方面，Kuljaljau（古樓）與東排灣的 Tjuabal（土坂）³³ 關係密切（圖二），其影響在後文還會提到。

南排灣的 Tjakuvukuvulj（大龜文／內文）可說是排灣族中勢力最大的部落，其頭目支配整個大龜文群。Kasevengan（率芒／士文）及其分社 Tjecangalj（南平）、Tjuzanqau 嚴格來說只是大龜文的「藩屬」，³⁴ 但移川等人將其歸入廣義的大龜文群。另一方面，Sabdek 群雖然在區域上同屬南排灣，但與大龜文群勢如水火（圖三）。Parilarilao 群在社會網絡結構中則如同其地理位置，位處邊陲（圖二）。

東排灣的社會網絡相當緊密，且更令人驚訝的是，居於北排灣與南排灣之間（圖二）。反觀中排灣雖然地理位置居於北排灣與南排灣之間，但在社會關係上並非如此。移川等人認為 Tjuwawalji（太麻里）、Karinavud（猴子蘭／香蘭）、Rubaqadj（羅打結／北里）、Liyagaleng（鴨子蘭）、Tjuwavuql（大武窟）、Kanadun（軒子崙／金崙）等部落屬於排灣化卑南族。³⁵ 在社會網絡結構中，我們看不出這些部落與東排灣部落有任何區隔，因此本文將其歸入東排灣。另一方面，Liljau（出水坡）與 Tjaljangadun 雖然位於東部，但明顯與其他東排灣部落不是同群。事實上，兩者稍早前才分別由中排灣的 Kuavar（古華）與 Ljaleklek（力

³¹ 漢人稱此部落為「內社」。日本人根據閩南語發音轉譯為「ライ」(rai)。戰後，「ライ」又音譯為「來義」。

³²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282-285。

³³ 葉神保誤將「トコボル」譯為土坂（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事實上，該社位於今臺東縣大武鄉愛國埔附近，並非土坂。移川等人將其記為 Cokovol，對應本文的拼音系統為 Tjukuvulj。土坂的片假名應是「トアバル」。

³⁴ 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olj（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頁 133-138。

³⁵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371-379。

里)分出。³⁶ 此外, Tjaljangadun 東南方有個小部落 Kalaban (加羅板), 雖然在行政上歸屬 Tjaljangadun, 但來自南排灣大龜文群。³⁷

通稱下三社群的 Terdreka (茂林³⁸)、Kongadavange (多納³⁹)、Oponoho (萬山) 雖然歸類為魯凱族, 但與其他魯凱族部落不相往來。甚至, 這三個部落之間也是行同陌路(圖二), 能否稱為社群都有問題。直到最近, 其他魯凱族人仍然認為: 「他們不是魯凱族的, 分錯了」。⁴⁰ 而這三個部落本身也缺乏同族意識。⁴¹ 另一方面, 位處深山的 Talamakau、Dadiri、Labwane (大武) 與下游的魯凱族部落缺乏交情, 自成一國。除了上述六個部落, Vedai (霧臺) 與其他所有魯凱族部落都很親密, 成為該族社會網絡的樞紐。

三、1931-1938 年：暴風雨前的寧靜

1930 年代, 集團移住的主角是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此時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遷村案例不多, 且移住地都在原址附近(圖四), 相當符合部落原有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以下按移住地位置, 由北往南依序說明。

- (1) 1935 年, Tjimur、Tjaravacalj、Salaljau 就近移到三地門現址。⁴²
- (2) 1934-1935 年, Su-Paiwan (筏灣/排灣) 的 52 戶與 Makazayazaya (瑪家) 的 50 戶一起遷往山腳地帶, 建立 Wakaba (涼山)。⁴³
- (3) 1932 年, Pailjus (白露)、Tjaljavakung (崑山) 分別就近移到現址。⁴⁴
- (4) 1935 年, Tjautadalj 與部分 Kaviyangan (佳平) 就近移到 Abutan (舊武潭)。⁴⁵

³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迷信》,頁 354-355。

³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迷信》,頁 355。

³⁸ 漢人稱此部落為「芒仔社」。日本人根據閩南語發音轉譯為「マガ」(maga)。戰後,「マガ」又音譯為「瑪雅」。1957 年,瑪雅更名茂林。

³⁹ 漢人稱此部落為「墩仔社」。日人根據閩南語發音轉譯為「トナ」(tona)。戰後,「トナ」又音譯為「多納」。

⁴⁰ 王美青編著,《魯凱族》(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2004),頁 3。

⁴¹ 王美青編著,《魯凱族》,頁 28。

⁴² 〈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第三表屏東郡ノ部。

⁴³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頁 20-21。

⁴⁴ 〈昭和十二年十月調製既往ノ蕃社集團移住狀況調〉。〔按:《高砂族授產年報》漏列 Tjaljavakung 的遷移〕。

⁴⁵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蕃社戶口》(臺北:該局,1934 年版,以下省略編著者與出版資訊),頁 27 記載 Kaviyangan 108 戶、Tjautadalj 32 戶。《蕃社戶口》(1935 年版),頁 30 新增 Abutan 45 戶、Kaviyangan 減為 84 戶、Tjautadalj 消失。

Tjautadalj 是 Kaviyangan 的分社，關係緊密。

- (5) 1931-1935 年，Ljaleklek (力里) 的 74 戶移到海拔較低處，建立 Kinaiman (舊歸崇)。⁴⁶
- (6) 1938 年，Kulalangau 遷往 Kasevengan (率芒／士文)。⁴⁷
- (7) 1932-1933 年，Tjaljangadun 的 18 戶遷往 Liljau (出水坡)。⁴⁸ 兩者原本就很親密 (圖二)。
- (8) 1934-1935 年，'Aljungic (阿望衛／安朔) 移到海拔較低的現址。⁴⁹
- (9) 1931-1934 年，Sinivaudjan (牡丹) 與 Tjaljunai (女仍) 遷往牡丹現址。⁵⁰ 後者是前者的分社，關係緊密。
- (10) 1935 年，Tjuqaciljai (頂加芝來) 與 Tataljivan (竹社) 遷往石門現址。⁵¹ 兩者原本就很親密。
- (11) 1935 年，Kuskus (高士) 就近移到現址。⁵²

另外，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1934 年 12 月 25 日，Raval 系統的 Tjukuvulj (德文) 有個少女失蹤。由於 Tjukuvulj 人與 Sagaran (口社) 人交惡 (圖三)，前者認定少女遭到後者殺害。三天後，Tjukuvulj 人襲擊 Sagaran 人，砍下兩個人頭。此事讓後者非常激憤。警務局連忙介入調停，強迫加害者及其家屬共 34 人遷移到地理距離和社會距離都非常遙遠的南排灣牡丹社。隨後，Tjukuvulj 與 Sagaran 舉行和解儀式。⁵³ 該事件雖不屬於集團移住，但揭露日本統治者擅長利用遷移作為操控社會關係的手段。

⁴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頁 16-17。

⁴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頁 24-25。

⁴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頁 1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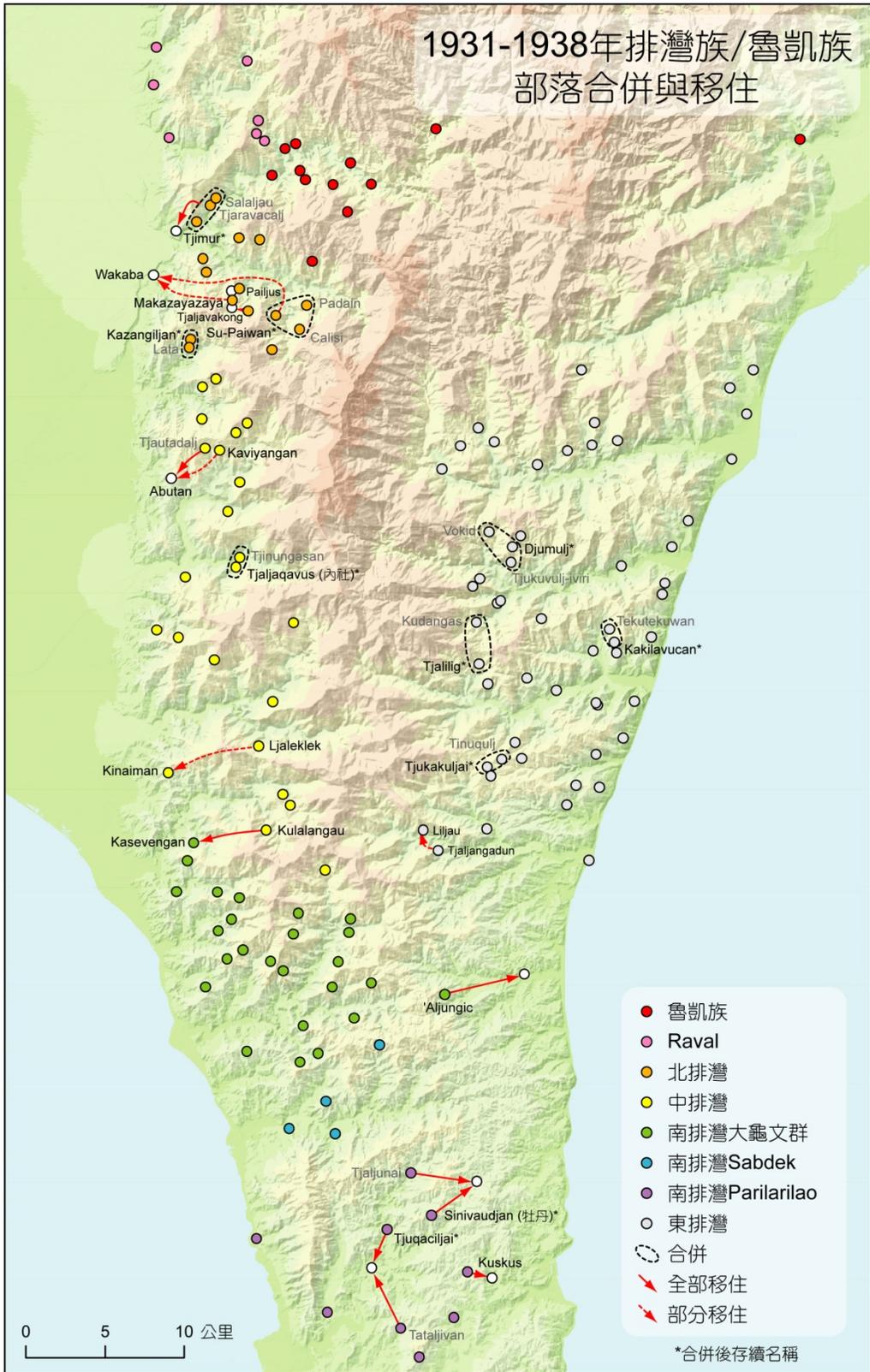
⁴⁹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頁 20-21。戰後初期 'Aljungic 原本音譯為「安朗」，但抄寫錯誤成「安朔」。參見傅君纂修，《臺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頁 147。

⁵⁰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頁 16-19。

⁵¹ 〈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第三表恆春郡ノ部。

⁵² 〈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第三表恆春郡ノ部。

⁵³ 理番の友發行所，〈カウ社蕃人殺害事件漸く解決す〉，《理蕃の友》(臺北) 4: 8 (1935 年 8 月)，頁 11。Tjukuvulj 人移住的地方現稱上牡丹，與 Sinivaudjan 所在的下牡丹有一點區別。參見石磊計畫主持，《族群接觸與族群關係：大梅、牡丹、旭海三個聚落的比較研究》(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999)，頁 94。



圖四 1931-1938年排灣族／魯凱族部落合併與移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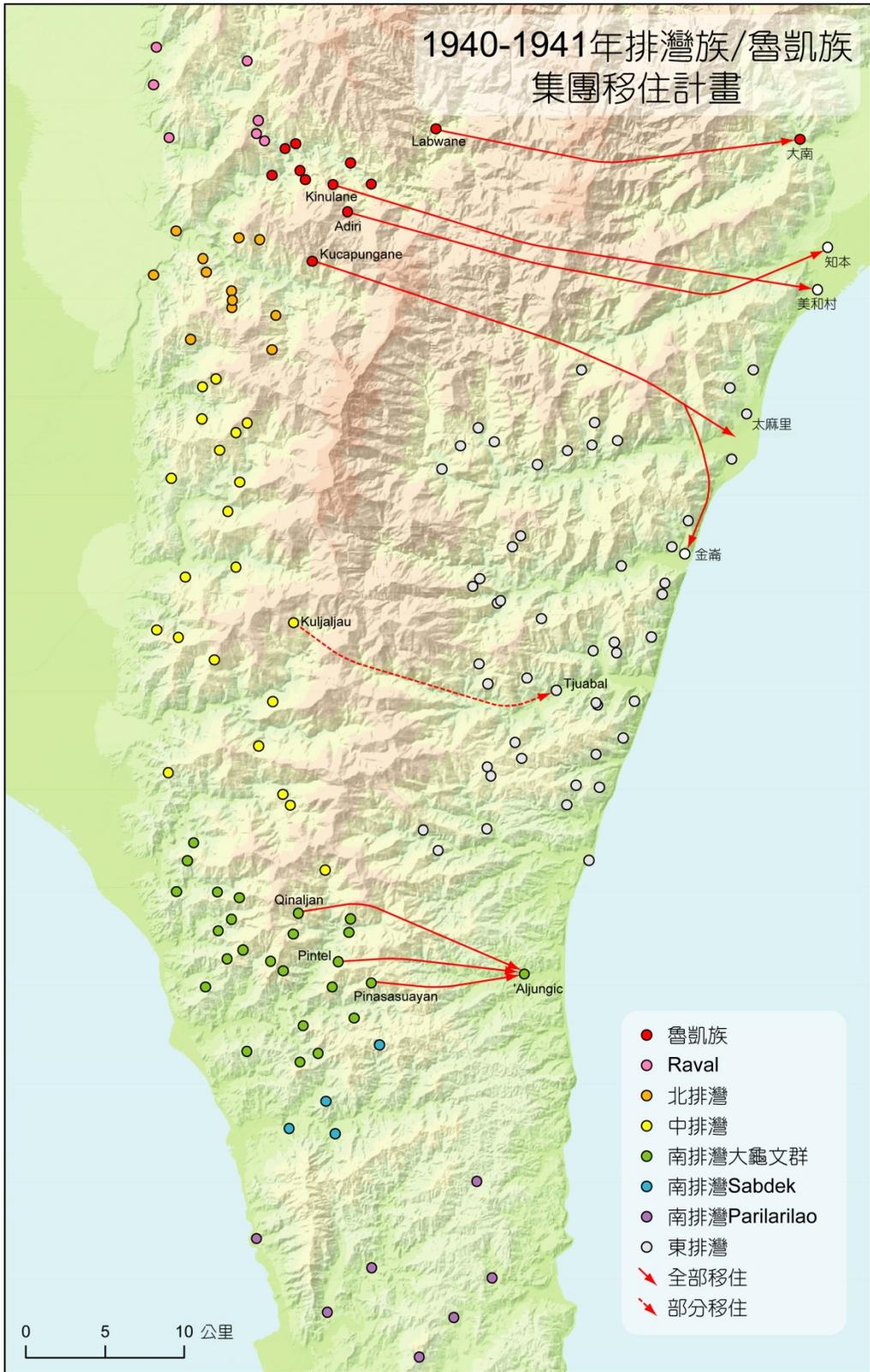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綜合「五萬分一地形圖」、《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蕃社戶口》繪製。

四、半途而廢的東部開發計畫

時間邁入 1930 年代尾聲，日本統治者擬定「促進國策事業並有助於東部開發之蕃社移住集團計畫」（以下簡稱東部開發計畫），預計於 1940-1941 年將高雄州的 8 個部落遷移到臺東廳（圖五）。該計畫列舉三個理由：其一，高雄州將以 1,300 餘萬圓經費完成下淡水溪（高屏溪）治水工程，擔心上游的原住民破壞水土保持，使治水工程功虧一簣，因此希望移走原住民。其二，高雄州適合移住的地點已被官營或民間事業用地占滿。其三，臺東廳人口稀薄，勞力供應不足，導致國策事業進度緩慢，因此希望接收高雄州的移民。⁵⁴ 東部開發計畫擬遷移的 8 個部落及其移住地如下：

- (1) 擬於 1940 年將 Qinaljan（根也燃）、Pintel（中麻里巴）、Pinasasuayan（內麻里巴）全部遷往 'Aljungic（阿塋衛／安朔）。後來，這個構想大部分實現（詳見下一節）。上述幾個部落原本就擁有直接或間接的親密關係（圖二），或許使移住得以順利進行。
- (2) 擬於 1940 年將 Kuljaljau（古樓）的 45 戶遷往 Tjuabal（土坂）。後來，這個構想也實現了（詳見下一節）。第二節曾特別指出，Kuljaljau 與 Tjuabal 關係密切。這或許是移住順利完成的原因之一。
- (3) 擬於 1940 年將 Labwane（大武）遷往 Tarumake（大南／東興）。從事後結果來看，這個計畫無疾而終，原因不得而知。
- (4) 擬於 1941 年將 Adiri（阿禮）遷往知本、Kinulane（吉露）遷往美和村、Kucapungane（好茶）遷往太麻里與金崙。這些構想均以失敗作收。我們不難想像，將魯凱族人打散並移到毫無淵源的異域，勢必引起強烈的抗拒。遺憾的是，原住民在官方史料中是被消音的。我們並不清楚他們是否曾經採取什麼行動。

⁵⁴ 〈國策的事業促進並東部開發ニ資スル蕃社移住集團計劃說明〉。



圖五 1940-1941年排灣族／魯凱族集團移住計畫

資料來源：綜合「五萬分一地形圖」、《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國策的事業促進並東部開發ニ資スル蕃社移住集團計劃説明〉繪製。

五、1939-1943 年：愈演愈烈

1938 年，高雄州制訂高砂族集團移住計畫，擬以 10 年時間遷移該州的 43 個原住民部落，包含 1,609 戶、9,779 人，自隔年開始著手進行。直到 1943 年，高雄州以時事變遷為由終止該計畫，並重新擬定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原先的計畫，則稱為第一次集團移住計畫。⁵⁵ 由於該計畫相關文件並未出土，其內容不得而知。不過，透過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的回顧，我們得以瞭解 1939-1943 年的移住情形。相較於以往，不符合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的遷村案例明顯增加。以下按移住地位置，先西部後東部、由北往南依序說明（圖六）。⁵⁶

- (1) 1940 年起，Terdreka (茂林) 往下游移到現址⁵⁷ (其位置超出圖六範圍)。
- (2) 1942 年，Talamakau、Dadiri 遷往山腳地帶，建立 Aoba (青葉)。⁵⁸ Talamakau 空下來的位置則由 Labwane (大武) 遞補。第二節曾提到，這三個部落組成一個小圈子 (圖二)，但這樣的遷移把小圈子分隔成兩半。從內山的大武到山腳的青葉，路途上有許多仇家，如 Vedai (霧臺)、Kabalelhathane (神山)、Tjaravacalj (屬三地門) (圖三)。
- (3) 1939 年，Tjesepaiwan (上排灣) 的 14 戶、Tjukuvulj (德文) 的 39 戶、Kinidjaluan 的 22 戶一起遷往山腳地帶，建立 Sakae (賽嘉)。這三個部落原本就很親密 (圖二)。
- (4) 1941 年，魯凱族的 Kudrengere (伊拉) 移入排灣族的 Tjimur (三地門)。
- (5) 1941 年，Djaljadjaljai 遷往隘寮北溪南岸的新址 (舊達來)。
- (6) 1943 年，Kaviyangan (佳平) 遷往山腳地帶的現址附近。
- (7) 1941 年，Kasevengan (率芒／士文) 的 72 戶與 Tjecangalj (南平) 的 28 戶遷往山腳地帶，建立 Kasuga (春日)。⁵⁹ Tjecangalj 是 Kasevengan 的分社，關係緊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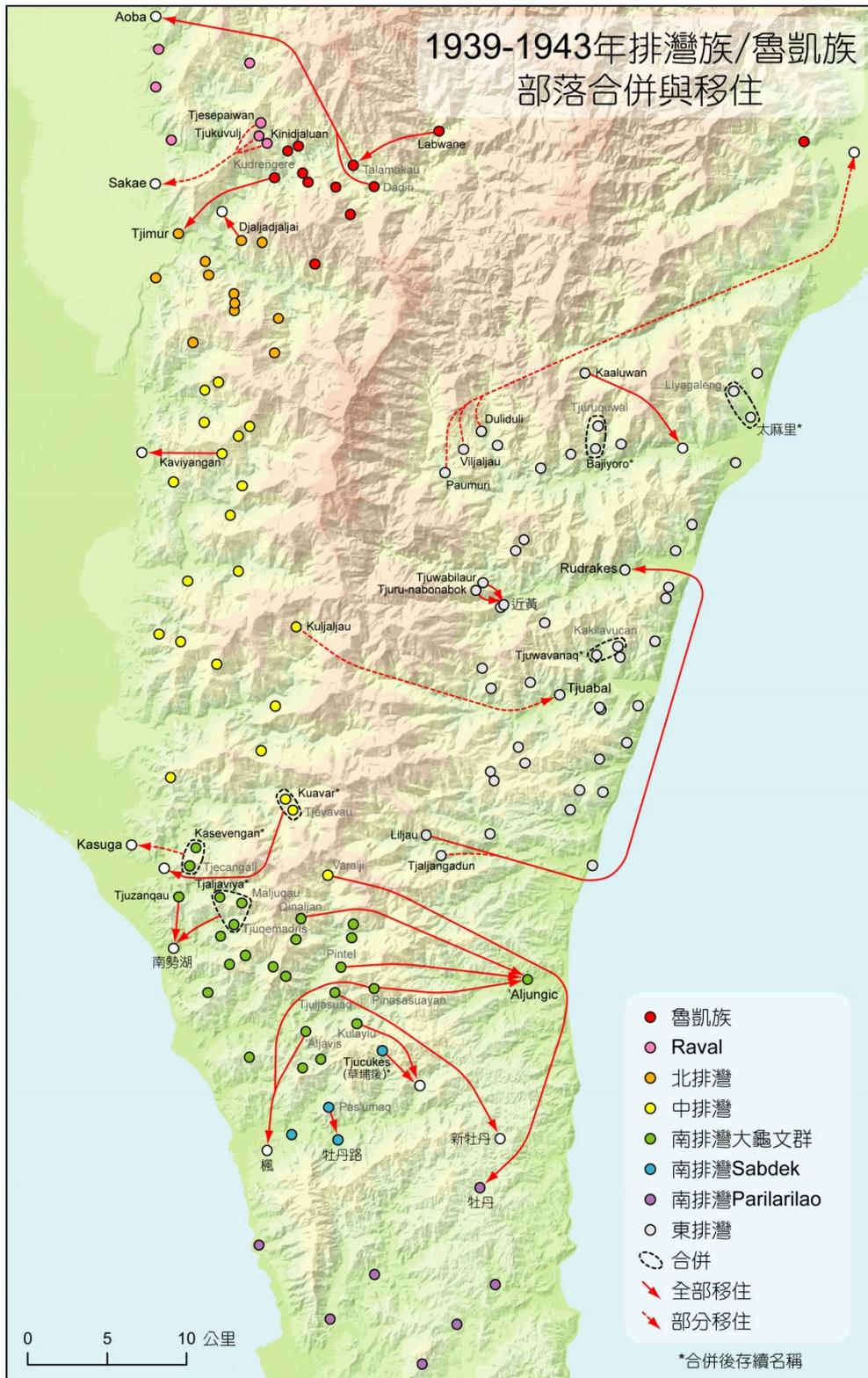
⁵⁵ 〈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前言。

⁵⁶ 除非特別加註，資料來源都是〈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第三表。

⁵⁷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頁 26-27。

⁵⁸ 青葉的日語發音即 Aoba，不過青葉這種寫法直到戰後才出現。

⁵⁹ 春日的日語發音即 Kasuga，不過春日這種寫法直到戰後才出現。



圖六 1939-1943年排灣族／魯凱族部落合併與移住

資料來源：綜合「五萬分一地形圖」、《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蕃社戶口》、《臺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排灣族 caqovoqovolj (內文) 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繪製。

- (8) 1942 年，Kuavar 與 Tjevavau 一起遷往山腳地帶的新址（舊古華）。兩者原本就很親密。
- (9) 1942 年，Tjuzanqau 遷往南勢湖（南世）。另一方面，Maljuqau、Tjuqemadris 併入 Tjaljaviya（草山），也一起遷往南勢湖。這幾個部落原本就擁有直接或間接的親密關係。
- (10) 1941 年，Qinaljan（根也燃）全部 42 戶、Pintel（中麻里巴）全部 19 戶、Pinasasuayan（內麻里巴）的 20 戶遷往 'Aljungic（阿塹衛／安朔）一帶。⁶⁰ 此案大致實現東部開發計畫的構想，唯內麻里巴未全部遷往 'Aljungic。⁶¹ 葉神保指出，移住地點是以抽籤決定。根也燃原來抽中現在的南田附近，但部落長老認為該地狹小、地力不良，容納不了眾多人口。即使日本人動粗威脅，他們仍堅決不去南田，反過來威脅日本人，若不讓他們移到現在的安朔，馬上遷回原居地。最終，日人不得不妥協。⁶² 而原本抽中安朔的中麻里巴，因勢單力薄，反而被排擠到南田。⁶³ 這段口述史揭露原住民在遷村過程中並非完全處於被動，而是具有向統治者討價還價的能動性。
- (11) 1943 年，Pinasasuayan（內麻里巴）其餘人口與 'Aljavis 一起遷往楓港溪下游，建立楓社（楓林）。這兩個部落屬大龜文群，而楓港河流域是 Sabdek 群的地盤。由於這兩個社群勢如水火（圖三），這樣的遷移很容易引發爭端。
- (12) 1943 年，Kulayiu 與 Tjucukes（草埔後）一起遷往草埔現址。兩者分屬互相敵對的大龜文群和 Sabdek 群，雖然這兩個部落並未直接敵對，但也不算友好（圖二）。將兩者結合，往好處想是作為大龜文群和 Sabdek 群的橋樑，但也有成為夾心餅乾的風險。
- (13) 1943 年，Pas'umaq 遷移併入牡丹路。後者是前者的分社，關係緊密。
- (14) 1941 年，Tjuljasuaq（外麻里巴）遷往牡丹溪上游，建立新牡丹（東源）。這使其與母社群（大龜文群）之間隔著敵對的 Sabdek 群。
- (15) 1943 年，Varalji 遷往 Sinivaudjan（牡丹）。這使其遠離母社 Kuavar（古

⁶⁰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頁 26-27。

⁶¹ 根據《蕃社戶口》（1940 年版），頁 34，內麻里巴社原有 64 戶。

⁶² 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olj（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頁 258。

⁶³ 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olj（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頁 262。

華)，中間還隔著敵對的大龜文群（圖三）。Varalji 的移住地點現稱為上牡丹，與 Sinivaudjan 所在的下牡丹有一點區別。⁶⁴

(16) 1943 年，比魯三部落（Viljaljau、Paumuri、Duliduli）的部分人口遠赴臺東平原開墾，形成今日的新園。⁶⁵

(17) Kaaluwan（嘉蘭）移到太麻里溪畔的現址。⁶⁶

(18) Liljau（出水坡）與部分 Tjaljangadun 遷往 Rudrakes（歷坵）。⁶⁷ 前兩者與後者的地理距離和社會距離都很遙遠。

(19) Tjuwabilaur 與 Tjuru-nabonabok 遷往近黃。⁶⁸ 這三個部落原本就很親密。

(20) 1943 年，Kuljaljau（古樓）大約 60 戶遷往 Tjuabal（土坂），⁶⁹ 實現了東部開發計畫的構想。前文曾提過，這兩個部落關係密切。

六、1944 年：終極計畫

1944 年，高雄州推出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擬於 1944-1948 年間將屏東、潮州、恆春三郡的大多數部落遷移至山腳地帶（圖七）。這個計畫的規模之大、時間之急迫，完全可與 1930 年代布農族、太魯閣族的集團移住相提並論。⁷⁰ 連帶地，這個計畫對排灣族／魯凱族部落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也具有前所未見的破壞力。以下按照計畫書本身的順序說明。⁷¹

(1) 擬於 1944-1946 年將 Tjugadu（竹坑⁷²）、中心崙、Iljavljav（塔加寮）、Tjuqaciljai-kinavanvalj（外加芝來）、Tjuqaciljai-tjuviriviri（內加芝來）、

⁶⁴ 石磊計畫主持，《族群接觸與族群關係：大梅、牡丹、旭海三個聚落的比較研究》，頁 94。

⁶⁵ 傅君纂修，《臺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頁 83-84。

⁶⁶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頁 26-27。

⁶⁷ 來自大龜文群的 Kalaban 雖然在行政上歸屬 Tjaljangadun，但多數人輾轉移至現在的加羅板。參見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olj（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頁 267-268。

⁶⁸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頁 26-27。

⁶⁹ 根據《蕃社戶口》（1942 年版），頁 33，Kuljaljau 有 310 戶。而根據〈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第一表，1944 年 Kuljaljau 剩下 250 戶。由此推測，1943 年 Kuljaljau 大約有 60 戶遷往 Tjuabal。

⁷⁰ 關於布農族與太魯閣族的集團移住，參見葉高華，〈分而治之：1931-1945 年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社會網絡與集團移住〉，頁 123-172。

⁷¹ 除非特別加註，資料來源都是〈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第一、三表。

⁷² 這個竹坑不是現在的竹坑村。現在的竹坑村主要由 Tjuruquwai（快子）與部分 Masilidj（北葉）組成。

Tjakuvukuvulj (內文)、Ljavljav (中文)、Tjuru'aljuvuljuvung (阿乳芒)、Tjeucekadan (七佳) 遷往獅子頭山腳，合併為獅子頭社。這些部落都在內文的勢力範圍內，關係相當緊密 (圖二)。不幸的是，在遷村過程中，移住地遭到美軍轟炸，導致外加芝來、內加芝來、內文、中文、阿乳芒等社居民四處離散，自尋落腳之處。⁷³

- (2) 擬於 1948 年將魯凱族 Kucapungane (好茶) 的 84 戶、北排灣的 Valjelu (馬兒) 遷往楓港溪上游，合併為碧水社。⁷⁴ 此外，擬於 1947-1948 年將 Kucapungane 的 50 戶移入南排灣的楓社 (楓林)。Kucapungane 剛逃過被遣送臺東太麻里、金崙的命運 (見第四節)，在這一波計畫中又將發配恆春半島，且分割為兩個部落、分別與兩個不同社群結合。幸虧日本戰敗，再度逃過一劫。
- (3) 擬於 1944-1945 年將 Kacedas (內獅頭)、Valjulj (外獅頭)、Vuri'ilj (霧里乙)、Pungdruljan (旁武雁) 遷往內獅頭山腳，合併為內獅頭社。這幾個部落原本就很親密。按照計畫，日本人將分配河階平地給他們開墾水田。但遷村尚未完成，日本就戰敗，陷入無政府狀態，導致河階平地落入平地人手中。由於土地不足，許多人因而自尋落腳之處。⁷⁵
- (4) 擬於 1946-1948 年將 Ljaleklek (力里) 遷往崁頭山腳。此案顯然未完成。
- (5) 擬於 1948 年將 Kuljaljau (古樓) 遷往 Pucunug 山腳，建立高見社。此案雖未完成，但仍有部分 Kuljaljau 人前往預定地 (詳見下一節)。
- (6) 擬於 1945-1947 年將 Tja'au (大後)、Puljti (佳興)、Masisi (瑪仕)、Tjatjuvetjuves、Tjakuvukuvulj、Kulaljuc (泰武) 遷往 Abutan 山腳，與 Abutan (武潭) 合併。Puljti、Tjatjuvetjuves、Kulaljuc 等部落彼此不合，且均與 Abutan (前身 Tjautadalj) 關係緊張 (圖三)。將這些部落攪和在一起，簡直是冤家路窄。幸好，此案未完成。

⁷³ 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olj (內文) 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頁 235-236。

⁷⁴ 根據《蕃社戶口》(1942 年版)，頁 32，Kucapungane 有 134 戶、Valjelu 有 82 戶；而碧水社預計有 166 戶，可推算 Kucapungane 占 84 戶。

⁷⁵ 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olj (內文) 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頁 232。

- (7) 擬於 1946-1948 年將 Piyuma (平和)、Serlja (安平)、Sanzangale、Tjaljavakung (崑山) 移入 Kaviyangan (佳平)。北排灣的 Piyuma、Sanzangale、Tjaljavakung 與中排灣的 Kaviyangan 毫無交集 (圖二)。不僅如此, Serlja 與 Kaviyangan 還是敵對的 (圖三)。此案終究未完成。
- (8) 擬於 1948 年將 Kazangiljan、Auma'an (萬安) 合併遷往山腳, 名為 Kazangiljan (佳義)。這又是一個將仇敵合在一起的方案, 幸未完成。
- (9) 擬將 Su-Paiwan (筏灣/排灣) 遷移併入 Wakaba (涼山)。Wakaba 有一半原來就是從 Su-Paiwan 分出來的 (見第三節)。不過, 此案未完成。
- (10) 擬於 1944 年將北排灣 Masilidj (北葉) 的 35 戶移入南排灣的 Tjuruquwai (快子)。兩者不僅地理距離遙遠, 社會距離更是遙不可及 (圖二)。此案終究完成了, 構成今竹坑村。葉神保指出: 「本村居民……來自不同群體, 各自領導中心不同, 因此早期政治、經濟利益的分配, 衝突在所難免」。⁷⁶
- (11) 擬於 1944-1946 年將 Tjesepaiwan (上排灣)、Tjukuvulj (德文)、Kinidjaluan 全部移入 Sakae (賽嘉)。Sakae 原本就是這三個部落分出來的 (見第五節)。事後來看, 這三個部落都還存在, 並未全部移入賽嘉。
- (12) 擬於 1945-1947 年將魯凱族的 Kabadanan、Karamedisane (佳暮) 移入排灣族的口社。這兩個魯凱族部落與口社相當疏遠。不過, 此案未完成。
- (13) 擬於 1946-1948 年將 Paridrayan (大社) 移入 Tjevasavasai (青山)。第二節就曾提過, 這兩個部落的關係並不融洽。此案未完成。
- (14) 擬於 1946-1948 年將 Kabalelhathane (神山)、Kinulane (吉露)、Adiri (阿禮) 移入 Aoba (青葉)。必須注意, Aoba 由 Talamakau、Dadiri 組成 (見第五節), 但 Kabalelhathane、Kinulane 兩部落與 Talamakau 的關係很差 (圖三)。此案終究未完成。

該計畫書又指出, 上述移住全部完成後, 屏東等三郡仍殘餘 9 個部落位於奧地 (內山), 包括: 下 Pailjus (下白鷺)、Vungalid (望嘉)、Pucunug (文樂)、Makazayazaya (瑪家)、上 Pailjus (白露)、Masilidj (北葉)、Djaljadjaljai (達來)、Vedai (霧臺)、Labwane (大武)。這些部落考慮列入第三次集團移住計

⁷⁶ 葉神保, 〈排灣族 caqovoqovulj (內文) 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 頁 240。

畫。⁷⁷ 然而，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才邁入第2年，日本就戰敗了。

七、戰後：蕭規曹隨？

日本戰敗時，大龜文群還有很多人正準備遷往獅子頭山腳或內獅頭山腳。隨著日本人撤離，這些遷移到中途的人們「猶如無助的孤兒般，東找西找的尋覓遷徙地」。⁷⁸ 他們四處離散，湧入竹坑、大梅、石門茄芝路、中間路、(新)內文、旭海、加羅板等地(圖八)。⁷⁹ 「原是凝聚的社群，此時已是分崩離析」。⁸⁰ 葉神保如是說。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去處顯然繞過仇敵 Sabdek 群的地盤。

日本人離開後，魯凱族的伊拉也跟著離開日本統治者安排的移住地——排灣族的三地門，返回原居地。⁸¹ 另一方面，Maletep、Malevul、Bajiyoro 遷往嘉蘭，⁸² 很可能從戰爭末期就開始準備了。

1951年，臺灣省政府頒發「臺灣省山地施政要點」。其中第8點指出：「獎勵山胞分期集中移住，以化零為整或由深山移往交通便利地點為原則」。⁸³ 於是，因政權交替而停擺數年的集團移住政策重新啟動。只不過，戰後的移住政策並非執行日本統治者尚未完成的計畫，而是重新安排遷村地點。

1950年代是排灣族集體遷村的高峰期。在西部，由山上遷往山腳地帶或河邊的部落包括：萬山(Oponoho)、⁸⁴ 北葉(Masilidj、Sanzangale)、佳義(Kazangiljan)、萬安(Auma'an、Tjatjuvetjuves)、安平(Serlja)、瑪仕(Masisi)、武潭(Abutan)、佳興(Puljti)、大後(Tja'au)、來義(Tjaljaqavus)、古樓(Kuljaljau)、丹林(Tanasiu)、文樂(Pucunug)、望嘉(Vungalid)、力里(Ljaleklek)。其中，古樓的移住地分為兩處，一處在丹林北側，另一處即原本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安排的高見(見第

⁷⁷ 〈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第一表備考。

⁷⁸ 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lj (內文) 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頁 88。

⁷⁹ 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lj (內文) 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頁 270。

⁸⁰ 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lj (內文) 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頁 88。

⁸¹ 衛惠林、王人英，〈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聚落移動調查報告〉，頁 100。

⁸² 衛惠林、王人英，〈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聚落移動調查報告〉，頁 102。

⁸³ 〈電臺灣省政府所屬各機關、各縣政府為頒發「臺灣省山地施政要點」，希遵照〉，《臺灣省政府公報》40(春): 26 (1951年2月1日)，頁 415-416。

⁸⁴ 因位置超出圖八的範圍，並未繪出。



圖八 1946-2000年排灣族／魯凱族集體遷村

資料來源：綜合「五萬分之一地形圖」、《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聚落移動調查報告》、《排灣族 caqovoqovlj (內文) 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臺東原住民部落遷移初探：1896-1960》、《重修屏東縣志：原住民族》繪製。

六節)。⁸⁵ 以上案例都是就近移到原有領域的低海拔處(圖八),相當符合部落原有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

1955年,位於平原的隘寮溪浮覆地成立「隘寮山胞開墾區」,吸收瑪家、三地門、霧台三鄉原住民自願性前來開墾,後形成三和村。⁸⁶ 嚴格來說,這不算是集體遷村。

臺東縣方面,近黃遷往太麻里北方山腳,更名新興。介達(Kaladjalan、Djunguzul)與比魯(Viljaljau、Paumuri、Duliduli)一起遷往太麻里南側山腳,後合併為正興。賓茂(Djumulj、Tjukuvulj-inaval)遷往金崙西側山腳。大谷(Tjalilig)遷往南迴公路旁,更名森永。1943年才遷到土坂的部分古樓人(見第五節),又遷往南田。此外,海拔較低的臺坂、土坂分別接收Tjuwaqau、Palivungai移入。只有紹家(Tjukakuljai、Tjuwavgas、Qaquvuljan、Tjivavau、Koaran)的移住地點新化仍在山上。⁸⁷ 以上案例都沒有將不同社群、甚至敵對部落結合的情形。

1960年代,集體遷村的案例大幅減少。延續先前的模式,七佳(Tjeveckadan)、歸崇(Kinaiman)遷往原有領域的山腳地帶。比較特別的是,泰武(Kulaljuc、Tjakuvukuvulj)的移住地點仍在山上。第二節曾提到,北排灣的馬兒(Valjelu)、平和(Piyuma)與周遭部落的關係並不融洽。也許因為這個緣故,兩部落遷村時避開其他北排灣部落:馬兒插入Raval系統的領域、平和插入中排灣地區(圖八)。⁸⁸ 此外,下白鷺(Pailjus)與從古樓分出的高見合併為南和。⁸⁹ 兩者原是仇家(圖三),這是戰後罕見的將敵對部落結合的案例。村名「南和」正好宣示著和解。

1972年,原已移到山腳地帶的古華與七佳遭莉泰颱風重創,再度移動位置(圖八)。⁹⁰ 觀察舊古華與舊七佳的位置,分別緊鄰力里溪與土文溪。這不禁使人想起2009-2010年來義部落的遭遇,以及老奶奶的那句話:「那條河,會想念他原本的

⁸⁵ 衛惠林、王人英,《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聚落移動調查報告》,頁100-102。

⁸⁶ 陳丁祥、蘇淑娟,〈國家發展大計下的原住民移住聚落:屏東縣三和村拼湊的地區內涵〉,《地理學報》(臺北)37(2004年9月),頁99-122。

⁸⁷ 趙川明,〈臺東原住民部落遷移初探:1896-1960〉,頁48-49。

⁸⁸ 衛惠林、王人英,《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聚落移動調查報告》,頁101。

⁸⁹ 衛惠林、王人英,《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聚落移動調查報告》,頁101。

⁹⁰ 台邦·撒沙勒,《重修屏東縣志:原住民族》,頁46-47。

路」(見第一節)。1974-1976年，筏灣(後更名排灣)遷往山腳地帶。⁹¹ 1977年，好茶遷村到緊鄰隘寮南溪的地方。⁹² 新好茶的命運，後文還會提到。二十世紀最後一個集體遷村的排灣族部落是達來。1989年，該村由隘寮北溪南岸遷往北岸。⁹³

整體而言，戰後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集體遷村大部分符合部落原有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雖然國民黨政府延續將原住民遷下山的基本方針，但不是執行日本統治者未完成的計畫。如1940年代那樣跨越不同社群領域、甚至合併敵對部落的情況，戰後很少出現。關於平和、排灣、好茶遷村的研究顯示，三部落都是自發性提出遷村申請。⁹⁴ 相較於1940年代，戰後的集體遷村顯得較尊重原住民的意願。不過，這不表示原住民在遷村過程中擁有充分的自主性。排灣、好茶的遷村地點都是由政府決定，村民只能聽從安排。好茶遷村時擔任村長的林添增回憶：

當時有去視察三個地方，分別是 Palralivuvu〔按：新好茶上方〕、Tulalekelre〔按：新好茶〕和舊達來部落，有兩個老課長和鄉長陪同視察，最後行政單位決定要在新好茶，並不是我們部落決定的。我是村長要去跟各家鄰長和柯家頭目講，頭目和鄰長都答應後，大家就決定遷下來。⁹⁵

不過，頭目柯金順(Kui Kadrangilane)的長女柯月桂(Muni)卻指出：

我們家是最後一個搬下來的，因為我父母親不願意搬下來。我爸爸說當時不該搬到這裡，這裡將來會有災難，因為將來河水會淹上來，應該是要搬到新好茶上方的耕作地，但當時的代表、村長等人不相信我爸爸說的話。搬到新好茶後，我爸爸常跟我說家裡的貴重物品以及手電筒要準備好，有問題時才能趕快逃走。⁹⁶

⁹¹ 台邦·撒沙勒，《重修屏東縣志：原住民族》，頁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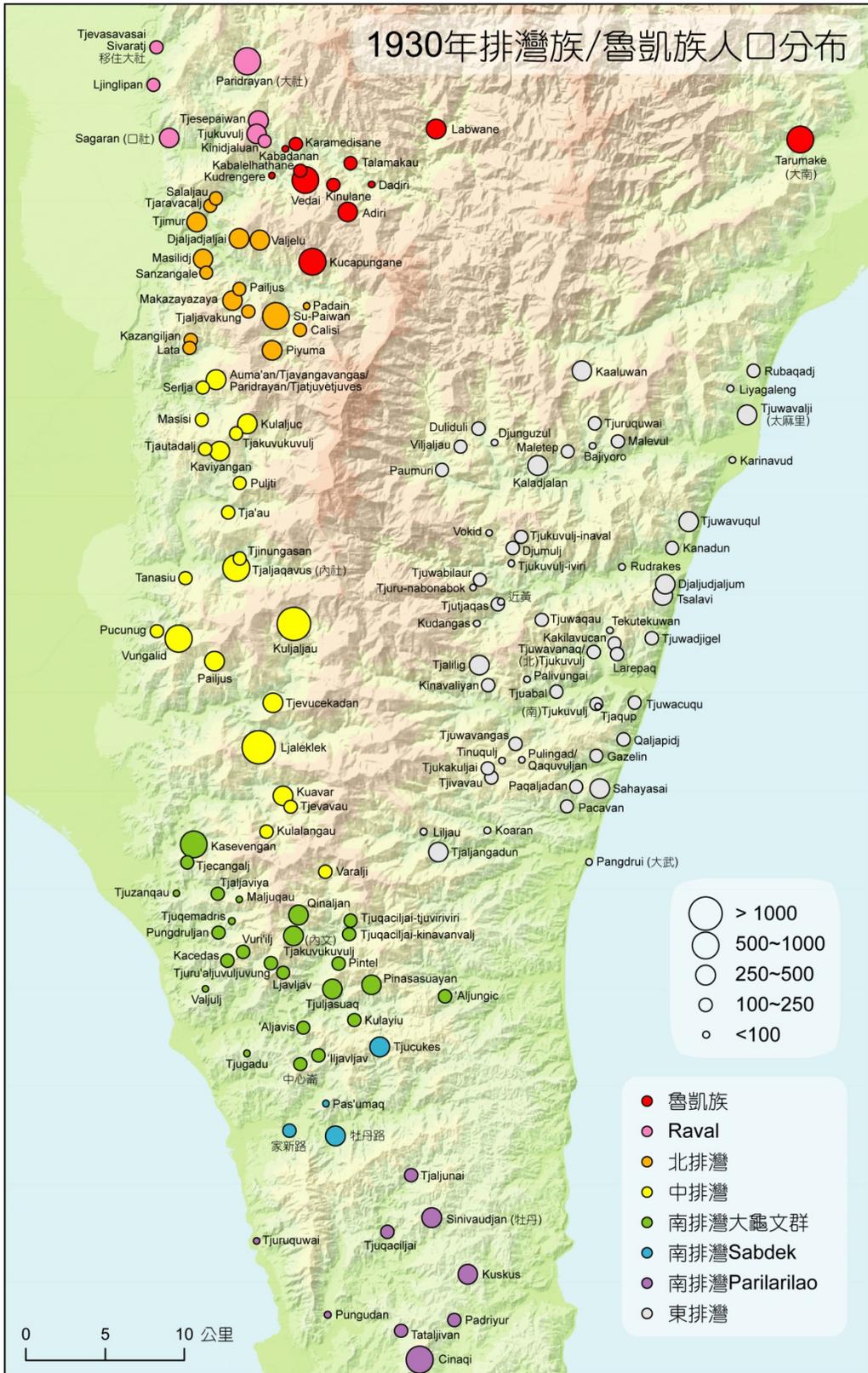
⁹² 台邦·撒沙勒，《魯凱族好茶部落歷史研究》，頁190。

⁹³ 〈初探舊達來部落遺址 記錄遷村五次之口述史〉(2011年10月9日)，「公民新聞」，下載日期：2016年7月9日，網址：<https://www.peopo.org/news/85036>。

⁹⁴ 石磊計畫主持，《遷徙與適應：三和、平和與排灣三村居民遷村後調適問題之研究》，頁32-33、60；台邦·撒沙勒，《魯凱族好茶部落歷史研究》，頁189-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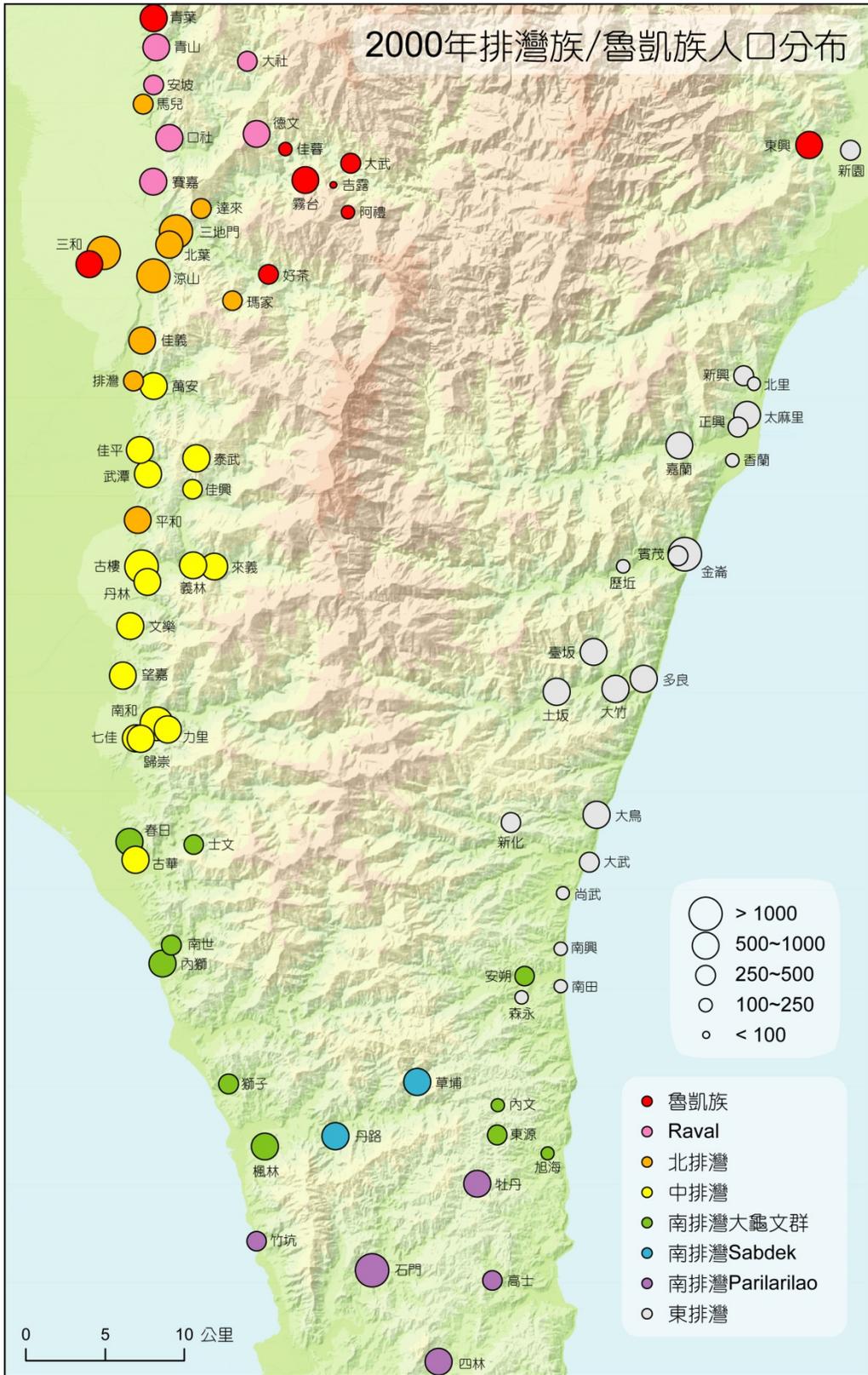
⁹⁵ 台邦·撒沙勒，《魯凱族好茶部落歷史研究》，頁191。

⁹⁶ 台邦·撒沙勒，《魯凱族好茶部落歷史研究》，頁192。



圖九 1930年排灣族/魯凱族人口分布

資料來源：綜合「五萬分一地形圖」、《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蕃社戶口》（1930年版）繪製。



圖十 2000年排灣族/魯凱族人口分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之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檔。

截至二十世紀末，位於山上的排灣族與魯凱族部落僅剩多納、大社、德文（含上排灣、Kinidjalan）、佳暮、霧台（含神山）、吉露、阿禮、瑪家、土文尚未遷村。圖九與圖十比較 1930 年底與 2000 年底排灣族／魯凱族的人口分布。⁹⁷ 顯而易見，七十年間，人口分布發生巨大改變。多數排灣族與魯凱族人已離開山地，沿著中央山脈兩側山腳地帶分布。

八、莫拉克之後：天災？人禍？

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重創許多排灣族與魯凱族部落。隨後，阿禮、吉露、高士村 6-7 鄰、石門村中間路、大竹、富山、嘉蘭被劃定為需要遷村的特定區域；佳暮、伊拉、好茶、德文、達來、大社、泰武、義林、大後、來義、丹林村 5-6 鄰、瑪家、大鳥也被列入安全堪虞地區。⁹⁸ 隔年起，災民陸續入住永久屋基地。其中，高士、中間路、嘉蘭的永久屋基地皆緊鄰原部落，大竹永久屋基地也在大竹村範圍內，算是「離災不離村」（圖十一）。富山部落集體遷村至大武，情況相對單純。因此，本節將聚焦四個規模龐大的「離村型」永久屋基地：禮納里、長治百合、吾拉魯茲、新來義。

表一列出四大永久屋基地安置的部落與戶數，並對照災前（2009 年 7 月底）各部落的設籍戶數。截至 2012 年底，除了好茶、瑪家、大社獲集體安置，其他部落皆陷入離散局面。原因是，永久屋的分配以家戶為單位提出申請並審核資格。根據「民間團體興建永久屋之申請資格及規範」，僅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家戶擁有分配資格：

- 一、自有房屋有合法權狀者（含有稅籍者）。
- 二、自有房屋無合法權狀，以土地所有權狀（或土地使用證明，如租賃契約或已向公有土地管理機關繳納最近 5 年內使用補償金者）及水電費繳納證明，且於災前（98 年 8 月 8 日前）設有戶籍或有實際居住事實者。⁹⁹

⁹⁷ 資料來源分別為《蕃社戶口》（1930 年版）與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的 2000 年人口普查資料檔。2000 年的人口統計單元為村，有些村包含複數部落。

⁹⁸ 謝志誠，〈160 處【特定區域】與【安全堪虞地區】在哪？〉，「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9 日，網址：<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88pdf/A8801DB4.html>。

⁹⁹ 〈民間團體興建永久屋之申請資格與分配〉（2010 年 3 月 9 日），「內政部營建署」，下載日期：2016 年

表一 四大永久屋基地的安置戶數

永久屋基地	部落	2009年7月戶數	2012年安置戶數	2016年安置戶數
禮納里	好茶	177	177	177
	瑪家	133	132	132
	大社	174	174	174
長治百合	阿禮	73	68	76
	吉露	39	36	39
	伊拉	*	22	24
	佳暮	107	59	59
	大武	136	3	3
	達來	118	22	21
	德文	175	39	37
吾拉魯茲	泰武	153	116	157
新來義	來義	261	153	190
	義林	172	57	58
	大後		13	14
	丹林	225	46	45

說明：*伊拉部落隸屬霧臺村，缺獨立的戶數統計。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民政處、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

然而，魯凱族的社會制度為長男繼承，排灣族為長嗣繼承。若非長男或長女，族人通常沒有原鄉的房屋權狀或土地所有權狀。同時，這些人為了討生活，往往外流到都市工作，因而被「實際居住事實」條件排除在外。¹⁰⁰

早在2007年8月，新好茶就有部分房屋於梧提颱風中遭到土石掩埋。隨後，好茶村民被安置於隘寮營區，並開始為二度遷村進行準備。¹⁰¹ 2009年4月20日，好茶提出遷村至瑪家農場的計畫書。7月14日，行政院承諾辦理。¹⁰² 想不到，莫拉克颱風使好茶遷村案得納入重建條例下重新安排。在「民間團體興建永久屋之申請資格及規範」下，好茶全部177戶當中竟然只有99戶符合分配資格。¹⁰³ 此時新好茶已完全覆滅，申請不到永久屋的族人將要流離失所。原先的集體遷村美夢，竟變成部落離散的惡夢。

7月9日，網址：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765。

¹⁰⁰ 鄭淳毅，〈吾拉魯茲二期入住，泰武遷村卻仍有遺憾〉（2013年4月26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22125>。

¹⁰¹ 台邦·撒沙勒，〈魯凱族好茶部落歷史研究〉，頁237。

¹⁰² 柯亞璇，〈憑空消失的「遷村承諾」：好茶遷村案，淹沒在八八重建條例裡！〉（2011年11月2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14734>。

¹⁰³ 台邦·撒沙勒，〈災難、遷村與社會脆弱性：古茶波安的例子〉，《臺灣人類學刊》（臺北）10：1（2012年6月），頁80。



圖十一 2009年莫拉克颱風災後永久屋配置

資料來源：〈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永久屋基地與安置〉，「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下載日期：2016年7月9日，網址：<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88P.html>。

在不斷有部落拒絕配合政府的聲浪下，2010年8月31日，行政院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原住民族部落集體遷村安置民間興建永久屋方案」。該方案允許在下列條件下，原不具分配資格的家戶可入住永久屋：

莫拉克颱風災後經核定為特定區域或安全堪虞地區，並經部落會議或村里民大會集體決議等機制表達遷村意願，且申請民間團體興建永久屋之戶數占上述區域（或聚落、村）總設籍戶數之百分之八十以上，並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後，轉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者。¹⁰⁴

於是，已無退路的好茶啟動集體遷村模式，全部177戶入住瑪家農場。同一時間，透過集體遷村模式入住該地者還有瑪家與大社。瑪家人原就視瑪家農場為其傳統領域。¹⁰⁵大社早在1983年就經由村民大會通過遷村決議，但一直遭到擱置。由於醞釀已久，災後半個月內（2009年8月22日部落會議）大社人就決定全村一起到瑪家農場暫時安置，並在傳統領域內尋找永久居住地。¹⁰⁶只不過，中繼屋後來變成了永久屋。由於大社屬於Raval系統、瑪家屬於Butsul系統、好茶屬於魯凱族，三個不同社群的部落在瑪家農場狹路相逢，難免產生摩擦。當地永久屋基地落成時，命名為禮納里，就是期待不同社群能夠「我們一起走」。¹⁰⁷

泰武也啟動集體遷村模式，並將新赤農場的永久屋基地命名為吾拉魯茲，即泰武原名Kulaljuc的音譯。直到2013年4月第二期的40戶入住，泰武檯面上的戶口全部獲得安置。然而，村民依然認為有數十戶族人無法與部落同住一起。第二期的住戶指出：

入住當然是很高興，比中樂透還要樂透。中樂透你還要煩惱怎麼花，這個（房子）是很實在的，所以心裡覺得，就是很放心、安心啦！但是高興歸高興，還有幾十戶沒有房子，很多都是我們親戚啊，都還流落在外面。看

¹⁰⁴ 〈莫拉克颱風災後原住民族部落集體遷村安置民間興建永久屋方案〉，「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下載日期：2016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88pdf/A88PHD01.html>。

¹⁰⁵ 台邦·撒沙勒，〈魯凱族好茶部落歷史研究〉，頁250。

¹⁰⁶ 何欣潔，〈禮納里部落（19）山上的風很香，我們要守住：在禮納里召開的大社部落會議〉（2012年2月12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16119>。

¹⁰⁷ 何欣潔，〈禮納里部落系列（1）Rinari，一起走吧！瑪家農場永久屋〉（2010年12月17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8823>。

到我們在高興、他們在難過，也是很……不知道怎麼說啦！¹⁰⁸

阿禮全村劃入特定區域，但有4戶人家堅持留守部落，拒絕申請永久屋。他們甚至提出訴訟，爭取撤銷特定區域。許多選擇入住永久屋的族人因而與他們產生嫌隙。¹⁰⁹安置阿禮災民的長治百合園區，同時安置了 Raval 系統（德文）、Butsal 系統（達來）、魯凱族（伊拉、佳暮、吉露、阿禮、大武）的災民，組成非常雜異。而且，許多部落裂解為入住永久屋和留守原鄉兩部分（表一）。入住長治百合園區的德文、達來族人因而提議脫離原部落，獨立為一村。德文族人 Malu 直言：

如果以後我們在外面，人家問我們：「你們是哪裡的？」我們要說：「德文百合、達來百合」這樣嗎？人家一定會想說德文跟達來不是在山上嗎？……如果我們這裡發生打架的事件，哪裡的警察要來？從德文來嗎？¹¹⁰

即便是選擇入住長治百合園區的族人，也為坪數分配問題起爭執。有住戶質疑，只能核配14坪的人得到28坪、可申請34坪的人卻只得到14坪，「為什麼大家在私底下會感到不平，不是沒有原因的」。¹¹¹柯亞璇生動地描述：「吉露村的魯凱族人山上的家因為莫拉克颱風的肆虐而崩裂，如今山下的家卻因為核配問題而造成族人內部的分裂與意見不合」。¹¹²

來義、義林、大後、丹林等部落的災民安置於南岸農場，組成新來義。然而，這些部落都無法啟動集體遷村模式。來義部落申請永久屋的戶數雖達到8成，但對於遷村無法獲得共識。報導指出：「贊成者與反對者各有立場，是否遷村變成拉扯雙方情感與部落團結的力量」。¹¹³於是，族人只能眼睜睜看著來義部落裂解為兩塊。

¹⁰⁸ 鄭淳毅，〈吾拉魯茲二期入住，泰武遷村卻仍有遺憾〉。

¹⁰⁹ 柯亞璇，〈「不申請永久屋」的族人：只是要有一個合法的避難屋，為什麼不行？〉（2011年4月17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11106>。

¹¹⁰ 劉璋婷，〈長治百合部落（47）部落召開第11村規劃座談會，盼先形成集體共識〉（2013年1月19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21224>。

¹¹¹ 柯亞璇，〈長治百合系列（9）我們吉露村什麼時候才會團結？〉（2010年10月31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8031>。

¹¹² 柯亞璇，〈長治百合系列（9）我們吉露村什麼時候才會團結？〉。

¹¹³ 邱芷柔專題報導，〈來義遷村沒共識 籌建第三期永久屋〉（2014年7月5日），「自由時報電子報」，下載日期：2017年3月17日，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93470>。

總而言之，以家戶為單位的永久屋分配機制忽略了家戶鑲嵌於部落中的脈絡，造成部落裂解與離散。莫拉克颱風毀掉的是家園。在外界熱烈的援助之下，家園很快就重建起來。但是，個人主義式的重建模式，卻毀掉了部落。

九、結論

1930 年的霧社事件改變了國家與山地原住民的關係。從此，將山地原住民遷下山成為政府的基本方針。整個 1930 年代，日本統治者忙著對付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此時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遷村案例不多，且移住地點的安排仍符合部落原有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進入 1940 年代後，日本統治者開始將矛頭轉向排灣族與魯凱族，推出大規模的集團移住計畫。這些計畫完全不尊重部落原有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出現大量跨領域的遠距離移住，甚至將許多敵對部落結合起來。隨著日本戰敗，這些計畫並未完成。改朝換代後，國民黨政府雖然延續將山地原住民遷下山的政策，但並非執行日本統治者未完成的計畫，而是重新安排移住地點。相較於 1940 年代，戰後的安排顯得比較尊重原住民的意願，大部分案例符合部落原有的地緣關係與社會網絡。這反襯出日本統治者採取的是一種破壞性較強的遷村模式。即使其宣稱的目的不是破壞社會關係，但那樣的模式還是可能導致社會關係被破壞的後果。戰後，由於實施地方自治，山地原住民獲得選舉山地鄉長、縣議員、省議員的保障。¹¹⁴ 隨著政治地位提升，原住民對於遷村的安排可能擁有更大的發言權。這應是戰後遷村模式改弦易轍的原因之一。

2009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重創許多排灣族與魯凱族部落。由於外界的熱烈援助，安置災民的房屋很快就蓋起來了。遺憾的是，以家戶為單位的永久屋分配機制忽略了部落的主體性；以房屋權狀、土地所有權狀進行資格審核，忽略了排灣族、魯凱族社會的繼承制度；而「實際居住事實」的條件，又排除了在都市工作的族人。個人主義式的家園重建，導致許多部落從此裂解為永久屋基地與原鄉兩塊。這樣的後果，又豈是災後重建計畫的本意？

¹¹⁴ 葉高華，〈排除？還是放棄？平埔族與山胞身分認定〉，《臺灣史研究》（臺北）20: 3（2013 年 9 月），頁 183-185。

在全面整理 1931 年以來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集體遷村史後，我們可以回頭檢視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說法：莫拉克颱風來襲時，舊部落是否都毫髮無傷？遷村的部落是否都成為災區？

首先，成為災區的大社、德文、佳暮、吉露、阿禮、瑪家都是舊部落，不曾配合官方政策遷村。而眾多遷村部落，如青葉、馬兒、賽嘉、三地門、北葉、涼山、佳義、排灣、萬安、佳平、武潭、平和、文樂、望嘉等，都是毫髮無傷。由此可見，影響災害的因素不是有無遷村，而是遷到什麼位置。那些遭受重創的遷村部落大多緊鄰大河，包括伊拉、好茶、來義、義林、大後、嘉蘭均是。別忘了，「河流會想念他原本的路」。反觀那些遷到山腳地帶且遠離大河的部落，皆安然無恙。

莫拉克颱風後，幾個尚未遷村的部落，如大社、德文、佳暮、吉露、阿禮、瑪家，以及幾個先前未徹底遷到山腳地帶的部落，如伊拉、達來、好茶、泰武、來義、義林、大後，終究也全部或部分地遷下山。如今，仍留在山上的排灣族人與魯凱族人已所剩無幾。歷經八十年從山地到山腳的大遷徙之後，他們終於變成不折不扣的「山腳原住民」。

附表 排灣族與魯凱族部落名稱對照

系統／地區	官方分類	官方名稱	本文名稱	今名	集團移住記錄
魯凱	下三社蕃	マガ	Terdreka	瑪雅 → 茂林	遷入現址 (1940-194x) 更名茂林 (1957)
魯凱	下三社蕃	トナ	Kongadavange	多納	
魯凱	下三社蕃	マンタウラン	Oponoho	萬山	遷入現址 (1955/11-1956/1)
Raval	傀儡蕃	カウ	Sagaran	口社	
Raval	傀儡蕃	アンバカ	Ljinglipan	安坡	
Raval	傀儡蕃	トア	Paridrayan	大社	
Raval	傀儡蕃	サモハイ	Tjevasavasai	沙漠	
Raval	傀儡蕃	サモハイカウ	Sivaratj	→ 青山	併入 Tjevasavasai (1932)
Raval	傀儡蕃	移住トア	移住大社		
魯凱/Raval	傀儡蕃	上パイワン	Tjesepaiwan		14 戶遷往 Sakae (1939)
魯凱/Raval	傀儡蕃	トクブン	Tjukuvulj	德文	34 人遷往牡丹 (1935) 39 戶遷往 Sakae (1939)
魯凱/Raval	傀儡蕃	キヌジャロワン	Kinidjaluan		22 戶遷往 Sakae (1939)
魯凱/Butsul	傀儡蕃	イラ	Kudrengere	伊拉	遷往 Tjimur (1941) 返回舊址 (1947/4) 就近移動到現址 (1955)
魯凱	傀儡蕃	タラマカウ	Talamakau		遷往 Aoba (1942)
魯凱	傀儡蕃	グデル	Dadiri		遷往 Aoba (1942)
魯凱	傀儡蕃	カナモデサン	Karamedisane	佳暮	
魯凱	傀儡蕃	カバダナン	Kabadanan		
魯凱	傀儡蕃	ライブアン	Labwane	大武	遷往 Talamakau 原址 (1943)
魯凱	傀儡蕃	ブダイ	Vedai	霧臺	
魯凱	傀儡蕃	カバララヤン	Kabalehathane	神山	
魯凱	傀儡蕃	キヌラン	Kinulane	去怒 → 吉露	
魯凱	傀儡蕃	アデル	Adiri	阿禮	
魯凱	傀儡蕃	コツアボガン	Kucapungane	好茶	遷往新好茶 (1977)
北排灣	傀儡蕃	ダラダライ	Djaljadjaljai	達來	遷往舊達來 (1941) 遷入現址 (1989)
北排灣	傀儡蕃	マヌル	Valjelu	馬兒	遷入現址 (1969)
北排灣	傀儡蕃	サンテイモン	Tjimur	三地門	遷入現址 (1935)
北排灣	傀儡蕃	タバサン	Tjaravacalj		併入 Tjimur (1936)
北排灣	傀儡蕃	サララウ	Salaljau		併入 Tjaravacalj (1932)
魯凱	傀儡蕃	アヲバ	Aoba	阿烏 → 青葉	
北排灣	傀儡蕃	カサギザン	Kazangiljan	佳義	遷入現址 (1952)
北排灣	傀儡蕃	ラツタ	Lata		併入 Kazangiljan (1935)

系統／地區	官方分類	官方名稱	本文名稱	今名	集團移住記錄
北排灣	傀儡蕃	下パイワン	Su-Paiwan	筏灣 →排灣	52 戸遷往 Wakaba (1934/8/28-1935/1/31) 遷入現址 (1974-1976) 更名排灣 (1986)
北排灣	傀儡蕃	ピユウマ	Piyuma	平和	遷入現址 (1968)
北排灣	傀儡蕃	チヤリシ	Calisi		併入 Su-Paiwan (1936)
北排灣	傀儡蕃	パダエン	Padain		併入 Su-Paiwan (1936)
北排灣	傀儡蕃	マカザヤザヤ	Makazayazaya	瑪家	50 戸遷往 Wakaba (1934/8/28-1935/1/31)
北排灣	傀儡蕃	タラバコン	Tjaljavakung	崑山	遷入現址 (1932/6/15-1932/11/10)
北排灣	傀儡蕃	上パイルス	Pailjus	白露	遷入現址 (1932/6/15-1932/12/26)
北排灣	傀儡蕃	バクヒヨウ	Masilidj	北葉	遷入現址 (1954/5)
北排灣	傀儡蕃	サンサン	Sanzangale		併入北葉
北排灣	傀儡蕃	ワカバ	Wakaba	涼山	
中排灣	傀儡蕃	クワルス	Kulaljuc	泰武	遷入現址 (1961/10)
中排灣	傀儡蕃	トクブン	Tjakuvukuvulj		併入泰武 (1961/10)
中排灣	傀儡蕃	マシシ	Masisi	瑪仕	遷入現址 (1953/6)
中排灣	傀儡蕃	カビヤン	Kaviyangan	佳平	部分遷往 Aubtan (1935) 遷入現址附近 (1943) 就近移動到現址 (1953/6)
中排灣	傀儡蕃	タウ	Tjautadalj		遷往 Aubtan (1935)
中排灣	傀儡蕃	ブンテイ	Puljti	佳興	遷入現址 (1954/4)
中排灣	傀儡蕃	アマワン	Auma'an	萬安	遷入現址 (1957/3)
中排灣	傀儡蕃	ワガワガス	Tjavangavangas		併入 Auma'an (1932)
中排灣	傀儡蕃	バリラン	Paridrayan		併入 Auma'an (1932)
中排灣	傀儡蕃	ドブドブス	Tjatjuvetjuves		併入萬安 (1957/3)
中排灣	傀儡蕃	スルラ	Serlja	安平	遷入現址 (1957/3)
中排灣	傀儡蕃	トアアウ	Tja'au	大後	遷入現址 (1953/10)
中排灣	傀儡蕃	アブタン	Abutan	武潭	遷入現址 (1952/3)
中排灣	パイワン蕃	ライ	Tjaljaqavus	來義	遷入現址 (1953/10)
中排灣	パイワン蕃	チンガサン	Tjinungasan		併入 Tjaljaqavus (1932)
中排灣	パイワン蕃	タナシウ	Tanasiu	丹林	遷入丹林與義林現址 (1953/10)
中排灣	パイワン蕃	クナナウ	Kuljaljau	古樓	大約 60 戸遷往 Tjuabal (1943) 遷入現址 (1957)
中排灣	パイワン蕃	ボンガリ	Vungalid	望嘉	遷入現址 (1950/10)
中排灣	パイワン蕃	ブツンロク	Pucunug	文樂	遷入現址 (1950/10)
中排灣	パイワン蕃	下パイルス	Pailjus	白鷺	與高見合併為南和 (1962/10)
中排灣	パイワン蕃	リキリキ	Ljaleklek	力里	74 戸遷往 Kinaiman (1931/6/30-1935) 遷入現址 (1958/6)
中排灣	パイワン蕃	チカタン	Tjevucekadan	七佳	遷往舊七佳 (1961/2) 遷入現址 (1972)
中排灣	パイワン蕃	キナリマン	Kinaiman	歸崇	遷入現址 (1963/8)
大龜文	率芒蕃	率芒／スポン	Kasevengan	士文	72 戸遷往 Kasuga (1941)
大龜文	率芒蕃	南平／ナンピン	Tjecangalj		28 戸遷往 Kasuga (1941)

系統／地區	官方分類	官方名稱	本文名稱	今名	集團移住記錄
中排灣	率芒蕃	クララガオ	Kulalangau		遷往 Kasevengan (1938/8/1-1938/12/31)
中排灣	率芒蕃	割肉／コワバル	Kuavar	古華	遷往舊古華 (1942) 遷入現址 (1972)
中排灣	率芒蕃	チイババオ	Tjevavau		併入 Kuavar (1942)
中排灣	率芒蕃	マラジ	Varalji		遷往牡丹 (1943)
大龜文	率芒蕃	チヨラガオ	Tjuzanqau		遷往南勢湖 (1942)
大龜文	恆春上蕃	草山／ソオザン	Tjaljaviya		遷往南勢湖 (1942)
大龜文	恆春上蕃	マジヨガオ	Maljuqau		遷往南勢湖 (1942)
大龜文	恆春上蕃	チヨコマリス	Tjuqemadris		遷往南勢湖 (1942)
大龜文	恆春上蕃	クラユウ	Kulayiu		遷往草埔後 (1943)
大龜文	恆春上蕃	竹坑／テツキン	Tjugadu		遷往獅子頭 (1944-1945) 部分散居於竹坑
大龜文	恆春上蕃	中心崙／ チウシンロン	中心崙		遷入現址(1944-1945) 部分散居於南田
大龜文	恆春上蕃	塔加寮／ タカリヤウ	'Ijvljav		遷往獅子頭 (1944-1945) 部分散居於石門茄芝路
大龜文	恆春上蕃	外マリツバ	Tjuljasuaq		遷往新牡丹 (1941)
大龜文	恆春上蕃	中マリツバ	Pintel		遷往 'Aljuncic (1941) 分散至南田、旭海、東源
大龜文	恆春上蕃	内マリツバ	Pinasasuayan		20 戶遷往 'Aljuncic (1941) 其餘遷往楓 (1943)
大龜文	恆春上蕃	外カチライ	Tjuqaciljai-kinavanvalj		遷往獅子頭 (1944-1945)未完成； 散居於旭海、安朔、加羅板
大龜文	恆春上蕃	内カチライ	Tjuqaciljai-tjuviriviri		遷往獅子頭 (1944-1945)未完成； 散居於石門茄芝路、旭海、加羅板
大龜文	恆春上蕃	アジヤビシ	'Aljavis		遷往楓 (1943)
大龜文	恆春上蕃	内獅子頭／ 内シタウ	Kacedas	内獅	遷入現址 (1944-1945)
大龜文	恆春上蕃	外獅子頭／ 外シタウ	Valjulj		遷往内獅子頭 (1944-1945)
大龜文	恆春上蕃	霧里乙／ ブリイツ	Vuri'ilj		遷往内獅子頭 (1944-1945) 部分散居於大梅、石門茄芝路
大龜文	恆春上蕃	旁武雁／ ボンブラン	Pungdruljan		遷往内獅子頭 (1944-1945)
大龜文	恆春上蕃	内文／ナイブン	Tjakuvukuvulj	内文	遷往獅子頭 (1944-1945)未完成；半 數遷入現址 (1948/4)，其餘散居於 内獅、獅子、石門茄芝路、中間路
大龜文	恆春上蕃	中文／ チュウブン	Ljavljav		遷往獅子頭 (1944-1945)未完成； 主要遷往内文 (1948/4)，其餘散居 於石門茄芝路、中間路
大龜文	恆春上蕃	根也燃／ ケナジャン	Qinaljan		遷往 'Aljuncic (1941)
大龜文	恆春上蕃	阿乳芒／ アスボン	Tjuru-'aljuvuljuvung		遷往獅子頭 (1944-1945)未完成； 散居於石門茄芝路、中間路

系統／地區	官方分類	官方名稱	本文名稱	今名	集團移住記錄
Sabdek	恆春下蕃	牡丹路／ボタンロ	牡丹路	丹路	
Sabdek	恆春下蕃	家新路／カシンロ	家新路	新路	
Sabdek	恆春下蕃	パスボク	Pas'umaq		併入牡丹路 (1943)
Sabdek	恆春下蕃	草埔後／ソウパウ	Tjucukes	草埔	遷入現址 (1943)
Parilarilao	恆春下蕃	快子／コワイ	Tjuruquwai	竹坑	
Parilarilao	恆春下蕃	頂加芝來／チヨウカチライ	Tjuqaciljai	石門	遷入現址 (1935)
Parilarilao	恆春下蕃	外加芝來／外カチライ	Pungudan	大梅	就近移動到現址 (1935)
Parilarilao	恆春下蕃	四林格／シナケ	Cinaqi	四林	移動位置
Parilarilao	恆春下蕃	牡丹／ボタン	Sinivaudjan	牡丹	遷入現址 (1931/3-1934/6)
Parilarilao	恆春下蕃	女仍／ニイナイ	Tjaljunai		併入牡丹 (1934/1-1934/3)
Parilarilao	恆春下蕃	高士佛／クスクス	Kuskus	高士	遷入現址 (1935)
Parilarilao	恆春下蕃	八瑤／ハヨウ	Padriyur	八瑤	移動位置
Parilarilao	恆春下蕃	竹／テク	Tataljivan		併入 Tjuqaciljai (1935)
		新ボタン	新牡丹	東源	
東排灣	太麻里蕃	大武	Pangdrui	大武	
東排灣	太麻里蕃	大鳥萬／大鳥	Pacavan	大鳥	移動位置
東排灣	太麻里蕃	拔子洞／初屯	Paqaljadan		今已廢
東排灣	太麻里蕃	獅子獅／彩泉	Sahayasai		今已廢
東排灣	太麻里蕃	大竹高／大竹	Tjuwacuqu	大竹	移動位置
東排灣	太麻里蕃	甘那壁／加奈美	Qaljapidj		今已廢
東排灣	太麻里蕃	鴿子籠／加津林	Gazelin	加津林	移動位置
東排灣	太麻里蕃	察腊密／瀧	Tsalavi		今已廢
東排灣	太麻里蕃	打腊打蘭／多多良	Djaljudjaljum	多良	移動位置
東排灣	太麻里蕃	大得吉／大溪	Tjuwadjigel	大溪	移動位置
排灣化卑南	太麻里蕃	軒子崙／金崙	Kanadun	金崙	移動位置
排灣化卑南	太麻里蕃	大武窟／南太麻里	Tjuwavuqul		今已廢
排灣化卑南	太麻里蕃	太麻里	Tjuwawalji	太麻里	
排灣化卑南	太麻里蕃	猴子蘭／香蘭	Karinavud	香蘭	
排灣化卑南	太麻里蕃	羅打結／北太麻里	Rubaqadj	北里	移動位置
排灣化卑南	太麻里蕃	鴨子蘭／西太麻里	Liyagaleng		併入 Tjuwawalji (1941)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ジャコブ	Tjaqup	愛國埔	移動位置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トコボル	(南)Tjukuvulj		

系統／地區	官方分類	官方名稱	本文名稱	今名	集團移住記錄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ルラクシ	Rudrakes	歴坵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カラタラン	Kaladjalan	介達 →正興	遷入現址 (1954/8) 更名正興 (1973/11)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マリドツブ	Maletep		遷往嘉蘭 (1947-1949)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カアロワン	Kaaluwau	嘉蘭	遷入現址 (194x)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トロコワイ	Tjuruquwai		併入 Bajiyoro (1939)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マリブル	Malevul		遷往嘉蘭 (1947-1949)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バジヨロ	Bajiyoro		遷往嘉蘭 (1947-1949)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ピララウ	Viljaljau	比魯 →正興	部分遷往新園 (1943) 遷入現址 (1954/8) 更名正興 (1973/11)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パウモリ	Paumuri		
東排灣	太麻里蕃	斗里斗里／ トリトリ	Duliduli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チョコゾル	Djunguzul		遷往正興 (1954/8)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ジヨモル	Djumulj	賓茂	遷入現址 (1955)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ボケツ	Vokid		併入 Djumulj (1933)
東排灣	太麻里蕃	讀古梧／トコゴ	Tjukuvulj-inaval		遷往賓茂 (1955)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トコブルイビリ	Tjukuvulj-iviri		併入 Djumulj (1941)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タリリク	Tjalilig	大谷 →森永	部分遷往土坂；其餘遷往森永 (1953/7)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キナバリヤン	Kinavaliyan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クダカス	Kudangas		併入 Tjalilig (1934)
東排灣	太麻里蕃	近黃	近黃	近黃 →新興	遷入現址 (1955)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ツダカス	Tjutjaqas		遷往近黃 (194x)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トヒロワ	Tjuwabilaur		遷往近黃 (194x)
東排灣	太麻里蕃	那保那保／ ナボナボ	Tjuru-nabonabok		遷往近黃 (194x)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ラリパ	Larepaq	拉里 吧	移動位置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カケラブチャン	Kakilavucan		併入 Tjuwavanaq (1942)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トコトコワン	Tekutekuwan		併入 Kakilavucan (1933)
東排灣	太麻里蕃	大板鹿／ タイハンロク	Tjuwavanaq	臺坂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チョコブリ	(北)Tjukuvulj		併入 Tjuwavanaq (1932)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トアカウ	Tjuwaqau		遷往臺坂 (1954)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トアバル	Tjuabal	土坂	由古樓遷來之東高社遷往南田 (1953)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バリブガイ	Palivungai		遷往土坂 (1952-1953)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タバカス	Tjuwawangas		遷往新化 (195x)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カクブラン	Qaquvuljan		遷往新化 (195x)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ポリガツト	Pulingad		今已廢

系統／地區	官方分類	官方名稱	本文名稱	今名	集團移住記錄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チヨカクライ	Tjukakuljai	紹家 →新化	遷入現址 (1953/7)
東排灣	太麻里蕃	テノコ	Tinuqulj		併入 Tjukakuljai (1932)
東排灣	太麻里蕃	東テババオ	東 Tjivavau		遷往新化 (195x)
東排灣	太麻里蕃	西テババオ	西 Tjivavau		遷往新化 (195x)
東排灣	太麻里蕃 更正為率芒蕃 (1941)	出水坡	Liljau		遷往歷坵 (1943)
東排灣	太麻里蕃 更正為恆春上蕃(1941)	チヤチヤガトア ン	Tjaljangadun		18 戶遷往 Liljau (1932/11/28-1933/3/31) 部分遷往歷坵 (1943) 其餘現居加羅板
東排灣	太麻里蕃	姑子崙/ コアロン	Koaran		遷往新化 (195x)
大龜文	太麻里蕃	阿塿衛／アロエ	'Aljungic	安朔	遷入現址 (1934/9/20-1935/3/26)
魯凱	傀儡蕃	大南	Tarumake	大南 →東興	二戰末期遷入現址 更名東興 (1969)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蕃社戸口》（1931-1943年版）；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衛惠林、王人英，《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聚落移動調查報告》，頁 100-102；葉神保，〈排灣族 caqovoqovolj（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趙川明，〈臺東原住民部落遷移初探：1896-1960〉，頁 37-51；傅君纂修，《臺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台邦・撒沙勒，《重修屏東縣志：原住民族》。

引用書目

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五萬分一地形圖」。東京：部分範圍為 1929 年大日本帝國陸地測量部發行，部分範圍為 1944 年參謀本部製版、1945 年臺灣軍司令部複製。

《臺灣省政府公報》

〈昭和十二年十月調製既往ノ蕃社集團移住狀況調〉，未刊稿，索書號：0751 146。新北：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高雄州高砂族第二次集團移住計畫書〉，《日據政府高砂族集團實施移住卷宗》，未刊稿，索書號：T 536.29 2037。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圖書館特藏室藏。

〈國策的事業促進並東部開發ニ資スル蕃社移住集團計劃說明〉，未刊稿，索書號：0751 146。新北：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民間團體興建永久屋之申請資格與分配〉（2010 年 3 月 9 日），「內政部營建署」，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9 日，網址：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765。

〈初探舊達來部落遺址 記錄遷村五次之口述史〉（2011 年 10 月 9 日），「公民新聞」，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9 日，網址：<https://www.peopo.org/news/85036>。

〈莫拉克颱風八八水災永久屋基地與安置〉，「財團法人九二一重建基金會」，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9 日，網址：<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88P.html>。

〈莫拉克颱風災後原住民部落集體遷村安置民間興建永久屋方案〉，「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10 日，網址：<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88pdf/A88PHD01.html>。

何欣潔，〈禮納里部落（19）山上的風很香，我們要守住：在禮納里召開的大社部落會議〉（2012 年 2 月 12 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10 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16119>。

何欣潔，〈禮納里部落系列（1）Rinari，一起走吧！瑪家農場永久屋〉（2010 年 12 月 17 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10 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8823>。

周克任，〈重建的部落密碼：藏諸大武山林的古老地理資訊系統〉（2013 年 6 月 14 日），「共築方舟：氣候變遷調適入口網」，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6 日，網址：<http://www.tcap.ndc.gov.tw/climate-change-aspects/cca-taiwan-case/item/478-2013-10-15-03-57-21.html>。

邱芷柔專題報導，〈來義遷村沒共識 籌建第三期永久屋〉（2014 年 7 月 5 日），「自由時報電子報」，下載日期：2017 年 3 月 17 日，網址：<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793470>。

柯亞璇，〈「不申請永久屋」的族人：只是要有一個合法的避難屋，為什麼不行？〉（2011 年 4 月 17 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10 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11106>。

柯亞璇，〈長治百合系列（9）我們吉露村什麼時候才會團結？〉（2010 年 10 月 31 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10 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8031>。

柯亞璇，〈憑空消失的「遷村承諾」：好茶遷村案，淹沒在八八重建條例裡！〉（2011 年 11 月 2 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 年 7 月 10 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14734>。

陳永龍，〈重建應尊重部落主體精神〉，《蘋果日報》，2009 年 8 月 21 日，A28 版。

陳亭瑄，〈在「行動」與「認同」之間：專訪 Giyav Salingaulj (魏奕杰)〉(2013年12月10日)，《臺大意識報》066刊，下載日期：2015年11月5日，網址：<http://cpaper-blog.blogspot.tw/2013/12/giyav-salingaulj.html>。

劉璋婷，〈長治百合部落(47)部落召開第11村規劃座談會，盼先形成集體共識〉(2013年1月19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21224>。

鄭淳毅，〈吾拉魯茲二期入住，泰武遷村卻仍有遺憾〉(2013年4月26日)，「莫拉克新聞網」，下載日期：2016年7月10日，網址：<http://www.88news.org/posts/22125>。

謝志誠，〈160處【特定區域】與【安全堪虞地區】在哪?〉，「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下載日期：2016年7月9日，網址：<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88pdf/A8801DB4.html>。

王美青(編著)

2004 《魯凱族》。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台邦·撒沙勒

2012 〈災難、遷村與社會脆弱性：古茶波安的例子〉，《臺灣人類學刊》(臺北)10(1): 51-92。

2014 《重修屏東縣志：原住民族》。屏東：屏東縣政府。

2016 《魯凱族好茶部落歷史研究》。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臺北：國史館；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石磊(計畫主持)

1998 《遷徙與適應：三和、平和與排灣三村居民遷村後調適問題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99 《族群接觸與族群關係：大梅、牡丹、旭海三個聚落的比較研究》。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李文良

2001 〈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近藤正己

1996 《總力戰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壞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

胡曉俠

1996 〈日據時期理蕃事業下的原住民集團移住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金生

2002 〈新化：一個排灣族部落的歷史〉。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理蕃の友發行所

1935 〈カウ社蕃人殺害事件漸く解決す〉，《理蕃の友》(臺北)4(8): 11。

陳丁祥、蘇淑娟

2004 〈國家發展大計下的原住民移住聚落：屏東縣三和村拼湊的地區內涵〉，《地理學報》(臺北)37: 99-122。

陳正祥、孫得雄

1997 〈臺灣人口之分佈及其變遷〉，收於陳正祥、孫得雄、蔡曉暉，《臺灣的人口》，頁143-192。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傅君(纂修)

2001 《臺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臺東：臺東縣政府。

童春發

- 2001 《臺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黃唯玲

- 2012 〈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臺灣史研究》（臺北）19(2): 99-150。

黃清琦

- 2013 〈日治後期臺灣《五萬分一地形圖》導讀〉，收於郭俊麟主編，《臺灣舊版地形圖選錄》，頁 51-68。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葉神保

- 2002 〈排灣族 caqovoqovlj（內文）社群遷徙與族群關係的探討〉。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葉高華

- 2013 〈排除？還是放棄？平埔族與山胞身分認定〉，《臺灣史研究》（臺北）20(3): 177-206。
2016 〈分而治之：1931-1945 年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社會網絡與集團移住〉，《臺灣史研究》（臺北）23(4): 123-172。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

- 1935 《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東京：刀江書院。

臺灣總督府（編）

- 1931 《理蕃政策大綱》。臺北：臺灣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蔣斌（主編）

- 2003 《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五卷：排灣族（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 1931-1943 《蕃社戶口》。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 1942 《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十六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原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 2011 《高砂族調查書：蕃社概況》。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

- 1938 《高砂族調查書·第五編：蕃社概況、迷信》。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趙川明

- 1999 〈臺東原住民部落遷移初探：1896-1960〉，收於鄧憲卿主編，《臺灣族群變遷研討會論文集》，頁 37-51。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衛惠林、王人英

- 1966 《臺灣土著各族近年人口增加與聚落移動調查報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

From Mountains to Foothills: Social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Relocations of Paiwan and Rukai Tribes

Ko-hua Yap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collates the history of collective relocations of Paiwan and Rukai tribes since 1931, and explores whether the configuration of relocations corresponded to the original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networks of tribes. After the Busha Incident of 1930, relocating the mountain tribes became the chief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Bunun and pan-Atayal, who were considered by the Japanese the most difficult to govern, bear the brunt of impact. During the 1940s, the Japanese rulers turned their spearheads to Paiwan and Rukai, and launched large-scale relocation plans. Without respecting for the original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networks of tribes, the relocation involved extensive cross-territorial migration, even mergers of hostile tribes. Following the defeat of Japan, the plans remained unfulfilled. The Kuomintang (KMT) government, while continuing to relocate mountain tribes, made no attempt to carry out the previously unfinished plans. Post-war relocations had greater respect for the wishe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most of the cases were in line with the original geographical and social networks of tribes. Severe hit of Typhoon Morakot in 2009 once again forced the indigenous peoples who remain in their original settlements to move down the mountain. However, the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permanent housing with household as a unit led to split and dispersion among the tribes. Today, most of the Paiwan and Rukai peoples have left the mountains, and settled along foothills regions on both sides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Keywords: Ethnic History, Historical Sociolog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istorical GIS